

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

聶鴻音 孫伯君 著



文物出版社

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

聶鴻音 孫伯君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6

責任編輯：樓宇棟

封面設計：周小瑋

責任印製：陳 傑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聶鴻音，孫伯君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

ISBN 7-5010-1883-9

I. 黑… II. ①聶…②孫… III. ①出土文物－文獻－研究－額濟納旗－西夏（1038～1227）②漢語－音韻學－研究 IV. ①K877②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15307 號

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

聶鴻音 孫伯君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號）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安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16 開 印張：11.75

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883-9/K·989 定價：60.00 圓



作者簡介

聶鴻音，1954年11月生於北京。1982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並獲碩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中央民族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民族古文獻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學位委員，兼任山西大學文學院、寧夏大學西夏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發表過學術專著6部、譯著（英、法）2部，論文130餘篇，約計430萬字。科研範圍涉及古代漢語、語言學、漢語音韻學、中國民族史、中國古代文學等，懂英、法、德、俄、拉丁等數種外國語。主要研究領域大多以“絕學”著稱，除西夏文外，對藏文、梵文、回鶻文、契丹文、女真文都有比較專門的研究，近十年來致力於俄藏西夏文獻的整理和研究。

目 錄

導 論	(1)
壹 《廣韻》	(13)
一 概 述	(13)
二 校勘記	(84)
貳 《平水韻》	(94)
一 概 述	(94)
二 校勘記	(102)
叁 韻格簿	(103)
肆 《解釋歌義》	(107)
一 概 述	(107)
二 校點本	(163)
參考文獻	(175)
英文提要	(178)

插圖目錄

圖一	《廣韻》TK.7-37-1	(16)
圖二	《廣韻》TK.7-37-2 右	(17)
圖三	《廣韻》TK.7-37-2 左	(18)
圖四	《廣韻》TK.7-37-3 右	(19)
圖五	《廣韻》TK.7-37-3 左	(20)
圖六	《廣韻》TK.7-37-4 右	(21)
圖七	《廣韻》TK.7-37-4 左	(22)
圖八	《廣韻》TK.7-37-5 右	(23)
圖九	《廣韻》TK.7-37-5 左	(24)
圖一〇	《廣韻》TK.7-37-6 右	(25)
圖一一	《廣韻》TK.7-37-6 左	(26)
圖一二	《廣韻》TK.7-37-7	(27)
圖一三	《廣韻》TK.7-37-8	(28)
圖一四	《廣韻》TK.7-37-9 右	(29)
圖一五	《廣韻》TK.7-37-9 左	(30)
圖一六	《廣韻》TK.7-37-10 右	(31)
圖一七	《廣韻》TK.7-37-10 左	(32)
圖一八	《廣韻》TK.7-37-11 右	(33)
圖一九	《廣韻》TK.7-37-11 左	(34)
圖二〇	《廣韻》TK.7-37-12 右	(35)
圖二一	《廣韻》TK.7-37-12 左	(36)
圖二二	《廣韻》TK.7-37-13 右	(37)
圖二三	《廣韻》TK.7-37-13 左	(38)
圖二四	《廣韻》TK.7-37-14 右	(39)
圖二五	《廣韻》TK.7-37-14 左	(40)
圖二六	《廣韻》TK.7-37-15 右	(41)
圖二七	《廣韻》TK.7-37-15 左	(42)
圖二八	《廣韻》TK.7-37-16 右	(43)
圖二九	《廣韻》TK.7-37-16 左	(44)
圖三〇	《廣韻》TK.7-37-17	(45)

圖三一	《廣韻》TK.7-37-18	(46)
圖三二	《廣韻》TK.7-37-19 右	(47)
圖三三	《廣韻》TK.7-37-19 左	(48)
圖三四	《廣韻》TK.7-37-20 右	(49)
圖三五	《廣韻》TK.7-37-20 左	(50)
圖三六	《廣韻》TK.7-37-21 右	(51)
圖三七	《廣韻》TK.7-37-21 左	(52)
圖三八	《廣韻》TK.7-37-22 右	(53)
圖三九	《廣韻》TK.7-37-22 左	(54)
圖四〇	《廣韻》TK.7-37-23 右	(55)
圖四一	《廣韻》TK.7-37-23 左	(56)
圖四二	《廣韻》TK.7-37-24 右	(57)
圖四三	《廣韻》TK.7-37-24 左	(58)
圖四四	《廣韻》TK.7-37-25 右	(59)
圖四五	《廣韻》TK.7-37-25 左	(60)
圖四六	《廣韻》TK.7-37-26 右	(61)
圖四七	《廣韻》TK.7-37-26 左	(62)
圖四八	《廣韻》TK.7-37-27 右	(63)
圖四九	《廣韻》TK.7-37-27 左	(64)
圖五〇	《廣韻》TK.7-37-28 右	(65)
圖五一	《廣韻》TK.7-37-28 左	(66)
圖五二	《廣韻》TK.7-37-29 右	(67)
圖五三	《廣韻》TK.7-37-29 左	(68)
圖五四	《廣韻》TK.7-37-30 右	(69)
圖五五	《廣韻》TK.7-37-30 左	(70)
圖五六	《廣韻》TK.7-37-31 右	(71)
圖五七	《廣韻》TK.7-37-31 左	(72)
圖五八	《廣韻》TK.7-37-32 右	(73)
圖五九	《廣韻》TK.7-37-32 左	(74)
圖六〇	《廣韻》TK.7-37-33 右	(75)
圖六一	《廣韻》TK.7-37-33 左	(76)
圖六二	《廣韻》TK.7-37-34 右	(77)
圖六三	《廣韻》TK.7-37-34 左	(78)
圖六四	《廣韻》TK.7-37-35 右	(79)
圖六五	《廣韻》TK.7-37-35 左	(80)

圖六六	《廣韻》TK.7-37-36 右	(81)
圖六七	《廣韻》TK.7-37-36 左	(82)
圖六八	《廣韻》TK.7-37-37	(83)
圖六九	《平水韻》TK.5-1 右	(98)
圖七〇	《平水韻》TK.5-1 左	(99)
圖七一	《平水韻》TK.5-2 右	(100)
圖七二	《平水韻》TK.5-2 左	(101)
圖七三	《韻鏡》內轉第一開	(104)
圖七四	《切韻指掌圖》一	(105)
圖七五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蟹攝外二	(105)
圖七六	《四聲全形等子》通攝內一	(105)
圖七七	韻格簿 TK.312	(106)
圖七八	《解釋歌義》A.6-1	(122)
圖七九	《解釋歌義》A.6-2	(123)
圖八〇	《解釋歌義》A.6-3	(124)
圖八一	《解釋歌義》A.6-4	(125)
圖八二	《解釋歌義》A.6-5	(126)
圖八三	《解釋歌義》A.6-6	(127)
圖八四	《解釋歌義》A.6-7	(128)
圖八五	《解釋歌義》A.6-8	(129)
圖八六	《解釋歌義》A.6-9	(130)
圖八七	《解釋歌義》A.6-10	(131)
圖八八	《解釋歌義》A.6-11	(132)
圖八九	《解釋歌義》A.6-12	(133)
圖九〇	《解釋歌義》A.6-13	(134)
圖九一	《解釋歌義》A.6-14	(135)
圖九二	《解釋歌義》A.6-15	(136)
圖九三	《解釋歌義》A.6-16	(137)
圖九四	《解釋歌義》A.6-17	(138)
圖九五	《解釋歌義》A.6-18	(139)
圖九六	《解釋歌義》A.6-19	(140)
圖九七	《解釋歌義》A.6-20	(141)
圖九八	《解釋歌義》A.6-21	(142)
圖九九	《解釋歌義》A.6-22	(143)
圖一〇〇	《解釋歌義》A.6-23	(144)

圖一〇一	《解釋歌義》A.6-24	(145)
圖一〇二	《解釋歌義》A.6-25	(146)
圖一〇三	《解釋歌義》A.6-26	(147)
圖一〇四	《解釋歌義》A.6-27	(148)
圖一〇五	《解釋歌義》A.6-28	(149)
圖一〇六	《解釋歌義》A.6-29	(150)
圖一〇七	《解釋歌義》A.6-30	(151)
圖一〇八	《解釋歌義》A.6-31	(152)
圖一〇九	《解釋歌義》A.6-32	(153)
圖一一〇	《解釋歌義》A.6-33	(154)
圖一一一	《解釋歌義》A.6-34	(155)
圖一一二	《解釋歌義》A.6-35	(156)
圖一一三	《解釋歌義》A.6-36	(157)
圖一一四	《解釋歌義》A.6-37	(158)
圖一一五	《解釋歌義》A.6-38	(159)
圖一一六	《解釋歌義》A.6-39	(160)
圖一一七	《解釋歌義》A.6-40	(161)
圖一一八	《解釋歌義》A.6-41	(162)

導 論

1908年和1909年，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領俄國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隊在我國西北邊陲的黑水城遺址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發掘，^{〔1〕}所獲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存在一座塔墓裏的大批書籍。全部書籍在當年被運到聖彼得堡，入藏俄羅斯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後來，亞洲博物館改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2〕}這批書籍在那裏一直保存至今，即使是在空前慘烈的列寧格勒保衛戰中也沒有絲毫損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黑水城文獻總數不在英、法兩國收藏的敦煌文獻之下，其中除了聞名於世的西夏文書籍外，^{〔3〕}還有大量的漢文文獻，本書介紹其中四種漢語音韻學資料，目的是為研究我國的早期音韻學史提供參考。這四種漢語音韻學資料包括宋刻本《廣韻》、《平水韻》、韻格簿和不見於史籍著錄的等韻門法著作《解釋歌義》。

對黑水城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編目工作在全部文獻運抵聖彼得堡之後很快就展開了，只不過當時學者的興趣大都集中於西夏文文獻的研究，而漢文書籍由於不像西夏文書籍那麼少見，而且識讀漢字畢竟比識讀西夏字容易得多，所以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實際上早在1910年，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 Pelliot）就專程趕到了聖彼得堡，並用幾個小時的時間瀏覽了黑水城出土的部分漢文文獻。他這次瀏覽的筆記在四年後發表，題為《科茲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4〕}文中鑒定並描述了23種漢文書籍，被列為第23號的正是一種韻書，伯希和為此寫道：

Kozlov, Sin. III, 無編號——韻書的殘刻本。屬於從《切韻》到

〔1〕 黑水城（哈拉浩特）又叫黑城，遺址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達蘭庫布鎮以東25公里。關於這兩次發掘的簡要情況，參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編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冊卷首的克恰諾夫（Е. И. Кычанов）序言。還可參考科茲洛夫著，陳賁星譯《死城之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該研究所一度名為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3〕 俄藏西夏文文獻的目錄見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以及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4〕 Paul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és par la mission Kozlov", *Journal Asiatique*, Mai-Juin 1914.

《廣韻》那一系的字典。中國和日本最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敦煌那一大批有價值的寫本資料，會迫使我們某一天在大體上重新提出韻書的問題。如果能認識到聖彼得堡的這個殘本是為這一漫長的傳統提供了嶄新的環節，那將是很有趣的。

這是關於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的最早報道，不過，由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後來重新為藏品編了號，^{〔1〕} 所以我們還不能確定伯希和當年識別出的是宋刻本《廣韻》還是《平水韻》。

現在已知的漢文文獻都是在整理西夏文文獻時陸續揀選出來的，這數十年揀選和鑒定工作的最終成果就是蘇聯科學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孟列夫名著《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孟列夫在書中把那四種音韻學著作和《雜字》、^{〔2〕}《一切經音義》統一編為“字書”一類，並作了如下概述：^{〔3〕}

藏卷中特殊的和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字書，數量也不多（6 件）。其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宋代辭書，如 12 世紀初杭州刻印的《廣韻》殘本、13 世紀中期刻印的《禮部韻略》殘本、12 世紀下半期刻印的《一切經音義》殘本。此外還有語音入門書，一件是 12 世紀下半期的寫本，另一件是 14 世紀中期的木刻殘本。如果把這些文獻和現在人們已知的西夏字書對比一下，那麼就可以明顯看出中原字書對西夏人的影響。西夏人在編寫自己的啓蒙讀物時大概採用了中原的經驗，著名的字書《掌中珠》、12 世紀下半期用漢文寫的漢語和西夏語對照字書《雜字》，都用兩種文字編成。在西夏特藏中還有一張等韻圖，其中的聲類標注採用了漢語。

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關於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的消息我們只知道這些，由於相關的原件並沒有發表，^{〔4〕} 所以也未見任何研究成果問世。1993 年，中俄雙方開始合作整理刊佈俄藏黑水城文獻，到 1996 年為止，四種音韻

〔1〕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寫本部現在的藏品編號分別是：《廣韻》TK. 7，《平水韻》TK. 5，空白韻格簿 TK. 312，《解釋歌義》A.6。

〔2〕 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2，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3〕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 стр. 24–25. 本書的漢譯文參考了王克孝譯本《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第 19 頁。

〔4〕 只有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裏發表了一張圖版，內容為宋本《廣韻》卷 3 第 13 頁，即去聲十六怪和十七夬的一部分。

學文獻的原件照片已經全部出版，^{〔1〕} 整理參與者也發表了一批相應的論文和著作，^{〔2〕} 且在學術界引起了一次小小的討論，^{〔3〕} 這些初步的探索使得文獻的本質和價值在人們心中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了。

黑水城出土的這四種文獻雖然都是殘本，但它們的價值却不容忽視。衆所週知，20世紀初發現於敦煌的“守溫字母”殘卷和多種《切韻》殘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韻書發展史，我們目前對中國音韻學萌芽時期的認識大多來自這些資料。然而隨著西夏進佔沙州，敦煌藏經洞封閉，歷史資料從此出現了時代上的脫節。長期以來，人們每當論述漢語音韻學在宋代的發展時，都苦於見不到當時的實物而不得不依賴其他書籍中的間接記載。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黑水城的考古發現終於為學界提供了兩宋時代的幾件珍本，使我們接續隋唐五代韻書發展史的設想成為可能。

古代中國人開始懂得分析字音，是以“反切”注音法的出現為標誌的。所謂“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為一個漢字注音，第一個漢字稱為“反切上字”，代表被注音字的聲母，第二個漢字稱為“反切下字”，代表被注音字的韻母。例如古人給“同”字的反切注音是“徒紅”，讀者把“徒”的聲母 t 和“紅”的韻母 ong 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被注音字“同”的讀音 tong。

從《顏氏家訓》開始，^{〔4〕} 人們一般認為反切是漢末的孫炎在《爾雅音義》中首創。儘管後來有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的質疑，^{〔5〕} 但無論首創者是誰，“反切始見於後漢”這一結論都是不可動搖的。衆所週知，一個漢字只代表一個完整的音節，從字形本身並不能拆分出聲母和韻母來。如果沒有外來的影響，古人恐怕很難據方塊漢字認識到漢語的一個音節是由若干音素構成的，所以很明顯，他們想出這樣一種特殊的注音法，是受到了東漢時代來自西域的字母文字的啟發。宋代鄭樵在《通志·藝文略》裏說：

〔1〕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宋刻本《廣韻》見第一冊（1996年）第161～197頁，《平水韻》見第一冊第50頁，空白韻格簿見第五冊（1998年）第10頁，《解釋歌義》見第五冊第140～160頁。

〔2〕 相關的研究成果有：聶鴻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韻書殘頁考》（宋德金等編《遼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黑水城抄本〈解釋歌義〉和早期等韻門法》（《寧夏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俄藏宋刻〈廣韻〉殘本述略》（《中國語文》1998年第2期）、《智公、忍公和等韻門法的創立》（《中國語文》2005年第2期）；孫伯君：《西夏抄本〈解釋歌義〉研究》（李晉有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古籍論》三，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

〔3〕 余迺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中國語文》1999年第5期。

〔4〕 《顏氏家訓·音辭篇》：“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5〕 章炳麟《國故論衡·音理論》：“造反切者非始于孫叔然也……又尋《漢地理志》廣漢郡梓潼下應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淡反。’遼東郡遼氏下應劭注：‘遼水也，音長答反。’是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漢明帝時，佛教從西域傳入我國，同時傳來的還有用西域文字寫成的佛經。傳統上一般認為用於書寫佛經的文字是古印度的梵文，儘管後來人們知道，後漢以及南北朝時期的佛經大都是西域某些文字的轉寫，而非真正的梵本，但無論是梵文還是西域文字都屬於表音文字系統，或者說，它們的文字學性質是一樣的，就此而言，我們說是佛教的東傳導致了漢語音韻學的萌芽，這應該是什麼疑問的。當然，隨佛教傳入我國的西域文字都屬於“音節—音素型”的文字，這些文字系統中的字母並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拆分成一個個的音素。也許正是受到這方面的局限，中國的學者雖然從中懂得了音節是可以進一步拆分的，但是却也不能在所有的地方都把音節拆分成音素。事實上他們僅僅在漢語的音節中區分出了“聲母”和“韻母”，至於構成韻母的成分，他們好像很久都沒能搞明白。具體說來，古人只知道“同”和“紅”的聲母不同而韻母相同，却没有認識到這兩個字的韻母是由主元音 o 和輔音韻尾 ng 構成的。應該承認，儘管用現代語音學的理論衡量，古人的“聲韻二分法”明顯存在審音不精的缺陷，但純粹從實用的角度出發，我們卻可以說反切是注音字母推廣使用之前最適合漢字實際的注音手段。有證據表明，這種注音手段在魏晉南北朝的古書注釋中得到了廣泛應用，^[1] 只不過那些書籍在很久之前就已經亡佚了。

人們既已知道把漢語音節的聲母和韻母區分開來，那麼就自然可以考慮以韻母為綱，把當時所有的字收集起來編成一部字典。以韻母為綱編成的字典習慣上稱作“韻書”，當初是供文人寫詩作賦時查找字音用的。一般認為最早的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其後又有晉呂靜的《韻集》，不過原書都已不存，^[2] 後人只知道書中已經應用了反切注音法，但已經完全不能知道它們的體例了。真正分韻編排的韻書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隋書·經籍志》裏記載了一些韻書的書名，^[3] 大都屬於這類著作。唐代以前的韻書最著名的是《切韻》，這是隋陸法言於公元 601 年在衆人討論的基礎上編成的，該書卷首的序言說：

[1] 參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0～61 頁。

[2] 關於《聲類》的較早記載見封演《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關於《韻集》的較早記載見《魏書·江式傳》：“悅弟靜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

[3] 《隋書·經籍志》著錄的相關著作有：《聲韻》四十卷，周研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撰；《韻集》八卷，段弘撰；《群玉典韻》五卷；《韻略》一卷，陽休之撰；《修續音韻訣疑》十四卷，李燾撰；《纂韻鈔》十卷；《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撰；《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音譜》四卷，李燾撰；《韻英》三卷，釋靜洪撰。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輕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

從序言的這幾句話估計，《切韻》大概是一部集古今語音之大成的著作。《切韻》一出，很快被世人接受，以至唐時成為官府科舉考試的標準韻書。^{〔1〕}此後，其他的韻書很快就被人們棄之不用了。

《切韻》編定以後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廣為流傳，一些文人在傳抄時往往順手訂正一些原書上的錯誤，也增補一些原書未收的字，這兩項工作習慣上稱作“刊謬補缺”。經過許多人刊謬補缺的《切韻》逐漸得到了官方的認可，於是後來就有了唐代孫愐主持修訂的《唐韻》。《唐韻》之後，又經過幾番增補，才有了宋代陳彭年主持修訂的《廣韻》。《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是在此前的增訂本《新定廣韻》、《校定切韻》等基礎上“校讎增損，質正刊修”而成的。

從實用的角度說，新書代替舊書是件很自然的事，但站在學術史的立場上看，大量舊書的亡佚却為研究者留下了巨大的遺憾。這個遺憾直到 20 世紀初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補，當時人們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文獻中發現了一批《切韻》系統韻書的抄本，這些抄本雖然大多殘損嚴重，但通過反復的對比研究，人們已經可以從中瞭解到陸法言《切韻》原本的大致面貌和唐代的修訂情況，從而補上了這個韻書發展史的空白。比如人們開始知道，《切韻》原本共分五卷一百九十三韻，而不是像後來《廣韻》那樣的二百零六韻。此外，唐代人對《切韻》刊謬補缺的詳情也開始在後人心目中變得清晰起來了。

《切韻》的作者把韻母分得如此細緻入微，自然有他們的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把這樣的音韻格局應用於詩人的創作實踐，那麼恐怕每個人都會為韻書分韻過於苛細而感到苦惱。事實上從唐代初年開始，就有人向皇帝建議把一部分相鄰的韻合併起來使用，^{〔2〕}例如《切韻》平聲的前三個韻是“東”、“冬”、“鍾”，經過調整之後，“東”韻仍然獨用，而“冬”和“鍾”則可以

〔1〕 封演《聞見記》：“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為文楷式。”

〔2〕 封演《聞見記》：“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

“同用”，也就是允許這兩個韻的字在同一首詩裏押韻而不算出韻。這樣的建議很快就得到了官方和廣大群眾的認可，於是我們看到唐代以後的韻書大都在每個韻目下注明了“獨用”或者和某某韻“同用”。很明顯，一旦人們熟悉了“獨用通用”的規定，被注明與前面的韻同用的韻目實際上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比如說，唐人既然已經規定了平聲冬韻和鍾韻是同用的，那麼人們在記憶韻字的時候就沒必要再專門記鍾韻的字，而只把它們算作冬韻字就可以了，只要這樣記憶，哪怕是根本不知道有“鍾”這個韻目都沒關係。大約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宋代開始有人編出了一種改良的韻書，這種韻書把前代“獨用通用”的規定推向了極端，乾脆取消了同用的韻目，而把同用韻中的字全部歸入它前面的韻裏，如把全部的鍾韻字都算作冬韻字，等等。這類韻書通常叫作“禮部韻略”，以人稱“平水韻”的南宋《壬子新刊禮部韻略》為代表。“平水韻”把《廣韻》的二百零六韻合併成了一百零六韻，^{〔1〕}並且還大大刪減了原書的注釋，使該書的篇幅大大減縮，最終成了後代儒生人人必備的科舉範本。

儘管韻書的形式在歷史上有所演化，但所有後出的韻書都照搬了《切韻》反切所代表的音韻體系，也就是說，從《切韻》開始，反切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不移的傳統，不管韻書使用者是什麼時代的人，講什麼方言，他們都必須通過反切來校正字音，規範自己的寫作實踐。然而對於一輩子只見過方塊漢字的大多數中國儒生來說，分析字音始終是件難事，在這方面，懂得些西域字母文字的僧侶就具備了比較優越的條件。佛教中有一門叫做“聲明”的學問，即語法學，其實裏面主要是在講語音的變讀，另外還有叫做“悉曇章”的東西，這是一套練習字音拼讀的表格，結構有些像我們今天的漢語拼音聲韻母搭配表。利用漢字注音的原理最初正是僧侶從梵文拼音中悟出來的。宋代的鄭樵在《通志·七音略》裏說：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

利用圖表的形式分析字音並指導人們正確拼讀反切的學問叫做等韻學。等韻學萌芽于唐以前，形成于唐五代之際，宋代蔚為大觀，此後元明清時期又有所闡發。耿振生把整個等韻學史分為兩大階段：“唐、宋、元時期為前期，可稱為古代等韻學或者叫中古等韻學；明清至民國期間為後期，可稱為近代等韻學或者叫近古等韻學。”^{〔2〕}等韻學的建立與反切密切相關，對反切

〔1〕最初是一百零七韻。

〔2〕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年，第5頁。

原理的解釋一直是等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莫友芝《等韻源流》因此把等韻學稱爲“反切之學”。“切韻”一詞屢見於宋代典籍，《夢溪筆談》卷15：“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衛本《郡齋讀書志》在“《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下解題曰：“右皇朝王宗道撰，論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從諸書對“切韻”的解釋可知，“切韻”即反切。勞乃宣《等韻一得》則直言“等韻之學爲反切設也。”鑒於“等韻”二字連言不見於宋代典籍，宋代只有“切韻”、“切韻之學”、“切韻圖”等名稱，魯國堯曾主張等韻學在明清以前應叫“切韻學”。^[1]魯先生的提法在黑水城出土《解釋歌義》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支持，此書把反切也稱爲“切韻”或“翻音”。^[2]

韻圖的出現在韻書出現之後，韻圖可看作漢語聲韻母搭配表。鄭樵《通志·校讎略》記載：“《內外轉歸字圖》、《內外轉鈐指歸圖》、《切韻樞》之類，無不見於《韻海鏡源》。”《韻海鏡源》是唐代顏真卿編纂的一部總集，由此可推論韻圖在唐代已經出現了。現存最早的等韻圖是宋代張麟之所刊表的《韻鏡》，書的原作者已無從考證，有人認爲作於唐朝，有人認爲作於宋朝。前期的韻圖還有鄭樵《通志·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等。

由於韻圖按韻書的反切分圖列字，所以大凡韻圖都要論及反切拼合原理，傳統上把古人制定的使用韻圖拼合反切的規則稱爲“等韻門法”。等韻門法一般認爲肇端於宋代的張麟之，後來有《四聲等子》後的文字說明，集大成於元代劉鑑的《切韻指南》和明釋真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3]但從現存資料看，門法的產生大概要早於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藝文二》有一段話講到等韻門法，曰：

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

[1] 參看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載《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2~125頁。

[2] 《解釋歌義》“切韻名雖自古流”義曰：“切韻者，翻音之音，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云，因以爲稱。曰切之爲韻，優劣何分？若切者，謂從唇舌牙齒喉五音之上紐弄，歸在何音，指定不移，故名爲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廣狹通偏韻上而來，不取此義，而今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爲切。故此二名音韻，謂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舉，只用五音，不求八轉。”

[3] 例如李新魁在《漢語等韻學》第130頁上說：“門法之產生，可以說是由宋人張麟之啓其端，後代續有繼作，至明代真空和尚手中而臻於完備。”

“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

這段話儘管顯得非常籠統，但其中講到反切自沈約以後開始繁複，却讓我們推想門法產生的必要條件是人們感覺到韻書中的反切與時音不合。關於等韻門法的創始人，《四聲等子》序言也有一段論述：

切詳夫方殊南北，聲皆本於喉舌；域異竺夏，談豈離於唇齒？由是《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傳芳著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致使玄關有異，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論，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畫為四類。審四聲開闢，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極六律之變，分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徒紅切東字；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字；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和會切會字；同出一韻則為疊韻，商量切商字；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脣字；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字，巨邪切祁字；無字則點案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鄰韻以寓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吳楚之輕清，就聲而不濫；燕趙之重濁，尅體而絕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謂盡善盡美矣。

這段文字所說的“關鍵”即指等韻門法，文中指出了智公是等韻門法的創始人，曾著有《指玄論》，而且《指玄論》已具備了許多門法的名目和體例，可見啓門法之端者也不是張麟之，而是智公。現存論及門法的韻圖如《四聲等子》有門法十一：音和、類隔、窠切、振救、正音憑切、互用門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母寄韻、雙聲、疊韻；《切韻指掌圖》有門法九：憑韻、內外轉、往來、雙聲、疊韻、廣通、偏狹、類隔、音和；《切韻指南》有門法十三：音和、類隔、窠切、輕重交互、振救、正音憑切、精照互用、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內外；真空《直指玉鑰匙》有門法二十：音和、類隔、窠切、輕重交互、振救、正音憑切、“精”“照”互用、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內外、“麻”韻不定、前三後一、“精”“照”寄正音和、就形、創立音和、開合、通廣偏狹等。由於除了《四聲等子》其他韻書再無關於智公及其《指玄論》的更為詳細的記載，人們也無從知道《指玄論》共分多少種門法，所以學界一般認為門法集大成於元代的劉鑑。

保存到今天的早期韻圖只是歷史上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我們雖然可以從中知道韻圖的基本結構類型，但是却不能知道韻圖格式及相關門法在唐宋之際發展完善的詳細過程。事實上不僅是等韻學，對韻書的研究也因為缺乏早期的資料而不能最終達到學術界預期的目標。從這一點考慮，本書提供給學術界的下列四種早期文獻應該成為漢語音韻學史研究者必需的參考。

一、北宋刻本《廣韻》

一般把《廣韻》的現存版本分為詳注本和略注本兩類。元明兩代使用的大多是元人據宋本刪削而成的略注本，而宋陳彭年等原著的詳注本存世極少。直到清初，張士俊據毛氏汲古閣及徐元文所藏南宋本校訂重刊，詳注本纔開始廣為流傳。遺憾的是張士俊刻書頗好點竄，對《廣韻》原本不僅有所增改，且並非完全確當。後來，楊守敬於日本又尋得南宋本，後由黎庶昌刻入《古逸叢書》。不過，黎氏雕版時又據張本加以刊正，增改之處頗多，也非《廣韻》原貌。^{〔1〕}因此，除了 20 世紀始見報道的日本真福寺所藏《廣韻》外，世間流傳的《廣韻》大都不是真正的北宋本。黑水城出土的《廣韻》殘本出自北宋仁宗至徽宗時代（1023～1125），為現存《廣韻》詳注刻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種。這個殘本的面世不僅可以使我們窺見《廣韻》的一個早期版本，還可以幫助我們校訂其他本子的訛誤，解決《廣韻》校訂過程中的某些紛爭，為梳理《廣韻》的流傳史提供參考。

二、《平水韻》

就目前所知，分韻為一百零六的“平水韻”一系韻書最早始於金代王文郁《新刊韻略》（1223）。王國維曾經見過一部《草書韻會》，金人張天錫編，書前載有趙秉文於金正大八年（1231）寫的序，也分一百零六韻。宋劉淵著《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成書於宋淳祐十二年（1252），此書分一百零七韻。可惜這些韻書已大多亡佚。黑水城出土的這幾張無題韻書殘葉在編寫體例上介乎《禮部韻略》和《平水韻》之間，反映了從《禮部韻略》到《平水韻》的演化中間階段，這個階段的詳情此前是一直不為學界所知的。

三、韻格簿

作為傳統音韻學分支之一的等韻學重視用圖表的形式分析漢語語音，區別不同的韻類和聲類。因韻圖是韻書的輔助讀物，按韻書的反切分圖列字，所以一般認為韻書出現後才有韻圖。現存最早的等韻圖是張麟之所刊表的《韻鏡》，原作者已無從考證，有人認為作於唐朝，有人認為作於宋朝。較早的韻圖還有鄭樵《通志·七音略》、《四聲等子》、《切韻指掌圖》等。黑水城出土的韻格簿一般認為來自 14 世紀中葉的某部元版書，代表了等韻圖較早期的

〔1〕 參看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的序言。

面貌。

四、《解釋歌義》

在全部四種音韻學文獻中，《解釋歌義》大概是最有史料價值的一種，因為我們從中首次確切地知道了等韻門法的創始人叫智邦。

傳統上把古人制定的使用韻圖拼合反切的法則、條例稱為等韻門法。如前所述，現存最早的等韻門法出自宋人張麟之所刊表的《韻鏡》，後來有《四聲等子》後的文字說明，集大成於元代劉鑑《切韻指南》和明釋真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四聲等子》有門法十一，《切韻指掌圖》有門法九，《切韻指南》有門法十三，真空《直指玉鑰匙》有門法二十。其中劉鑑的十三門法可謂集門法之大成，真空的二十門法儘管名目很多，但只是在劉鑑基礎上把一些聲類單立出來。沈括《夢溪筆談》講到了門法，而且提到自沈約四聲音韻愈密，可推想等韻門法之端者要早於宋人。然而遺憾的是，直到 20 世紀末為止，我們還不知道等韻門法的始創人是誰。此前學界掌握的史料只有宋代《四聲等子》中的一句話：“關鍵之設肇自智公。”不過人們不但至今沒有見過這位智公的著作，甚至還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許人。在這種情況下，西夏抄本《解釋歌義》的發現意外地為解決音韻學史上的這個懸案帶來了曙光。可以說，《解釋歌義》為我們揭開了等韻門法的本源。這部書重新面世，為我們澄清了許多關於等韻門法的模糊概念，可為進一步理解反切拼切原理提供參照。

眾所週知，當初學界也僅僅是從史書中見到過“守溫”這個名字，此外再沒有其他資料，只是一個世紀前在敦煌藏經洞發現了抄本“守溫韻學殘卷”之後，文獻上的零星記載纔得到了決定性的驗證。由此看來，西夏本《解釋歌義》的價值亦當不在敦煌本“守溫韻學殘卷”之下。

毋庸諱言，這四種珍貴的文獻為我們留下了不少遺憾。由於每種書在出土時就已殘缺不全，沒有相應的刻印或抄寫題記保存下來，所以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是找不到決定性的證據來證明其中任何一種書的編撰和刻寫年代。事實上，當年科茲洛夫在黑水城的發掘進行得很不正規，在打開那座最重要的塔墓時他本人甚至都不在現場，以致大量的書籍出土時沒有任何記錄，科茲洛夫回國後也沒有真正科學意義的考古報告發表。通過科茲洛夫回憶錄式的著作《蒙古、安多和哈拉浩特故城》的記述，^[1]我們僅僅知道當時的俄國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隊在兩年之間到過黑水城遺址兩次，第一次是 1908 年，他們雇用民工在城內進行了一些漫無目的的發掘，得到的都是些零碎的紙片和絲織品，其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後來震驚世界的發現都來自第二

[1]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Петерград, 1923.

次發掘，也就是 1909 年，當時他們在城外打開了一座塔墓，現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收藏的黑水城文獻和文物幾乎全部出自這裏。就目前所知，科茲洛夫考察隊 1908 年在黑水城內掘獲的文物分屬西夏、宋、金、元諸朝，而塔墓的情況就比較複雜。種種迹象表明，那座塔墓是在 1226 年蒙古人攻佔黑水城前夕封閉的，塔內所藏有明確年代記錄的書籍大都屬於 12 世紀下半葉至 13 世紀初，其中年代最晚的西夏文文書是 1225 年寫的《黑水城副將上書》。^{〔1〕} 依此看來，塔墓內就不應該有 1226 年以後之物，可是實際的情況却不那麼簡單，因為人們後來在俄藏黑水城文獻裏發現了一些確切無疑屬於 13 世紀中葉以後乃至 14 世紀的作品。^{〔2〕} 若說這些作品全部都是科茲洛夫考察隊 1908 年在城內掘獲的，顯然難以服人，孟列夫對此的解釋是：^{〔3〕}

關於較晚的古寫本文獻如何落入塔墓中，我們只能作種種猜測。

最有可能的是，後來有人把書從塔頂的窟窿（可能是通風口）扔進了塔墓，大概是為了不使書籍和文書（主要是蒙元時期的寫本）落入 14 世紀 60 至 70 年代來犯的中原軍隊之手（這不包括上述在垃圾堆裏找到的東西，因為我們不可能分辨出哪些東西來自那裏）。

當年出土書籍的那座塔已被徹底拆毀，科茲洛夫也沒有留下塔墓建築形制的科學記錄，今天誰也無從知道塔頂有怎樣的一個供後人往裏面扔書的通風口。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孟列夫的猜測儘管永遠不能證實，但畢竟是合乎情理的。

大約正是從這個猜測出發，孟列夫在鑒定漢文文獻的時候對年代的考慮範圍比我們預期的要大膽一些，甚至可以一直晚到北元。當然，由於塔墓裏的確也出土了少量 14 世紀的作品，所以孟列夫的鑒定並無大過，只不過從感覺上說好像不應該有那麼多。到目前為止，黑水城文獻的年代鑒定主要依賴對紙張的化驗結果，而全部相關的化驗工作並不是由東方研究所的人員負責的，所以孟列夫在他的《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錄》裏對每一種文獻都僅僅給出簡單的年代判定結論，並沒有交代他們之所以這樣判定的理由。^{〔4〕} 國外學術界對這些年代鑒定結論大都認可，而中國學者雖然有時會對某些具體書籍的鑒定持懷疑態度，但也總是無法從其他角度進行肯定或否定的論證。就本

〔1〕 聶鴻音《關於黑水城的兩件西夏文書》，《中華文史論叢》第 63 輯，2000 年。

〔2〕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9 – 60.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 36 頁。

〔3〕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62.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 37 頁。

〔4〕 孟列夫是著名的中國文學家和文獻學家，他鑒定古書的版本一般根據書的行格和內容，而對紙張化驗並不在行，所以他對化驗方法和過程隻字未提。

書涉及的四種音韻學文獻而言，問題也同樣存在，因為孟列夫判定《廣韻》刊於 12 世紀 30 年代，《解釋歌義》抄於 12 世紀下半葉，《平水韻》刊於 1252 年，韻格簿刊於 14 世紀中葉。由於後兩種書的鑒定年代明顯在西夏黑水城陷落以後很久，所以人們不得不假定它們都是在蒙元時期被癡迷的音韻學者通過塔頂的窟窿扔進去的——這實在令人感到無奈。

下面將從韻書到等韻依次介紹黑水城出土的四種音韻學文獻，主要是希望再次公佈原書影印件以廣流傳。^{〔1〕} 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則，我們對《廣韻》、《平水韻》兩種韻書僅僅給出校語，而不予標點重排，因為原文使用的冷僻字和異體字很多，有的字和通行正體的區別只在點畫之間，即使採用現代的電腦製字手段也難免失真。相比之下，《解釋歌義》由於並非字典，涉及的冷僻字不多，我們就按照一般的古籍校點方法處理，其中的異體字、俗體字都改用通行的繁體字排出，原抄本的圈改勾識之處也按抄寫者的本意改正。四種文獻採用了兩種不同的整理方法，實屬不得已而為之，還望學者諒解。

〔1〕 本書使用的照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蔣維崧先生和嚴克勤先生 1993 年從聖彼得堡拍攝回國的，我們對蔣先生和嚴先生給予本書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壹 《廣韻》

一 概 述

《廣韻》殘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品編號 TK. 7，蝴蝶裝刻本，紙幅 18.5×27 釐米，版框 15.5×23 釐米，半葉 14 行，四周雙欄，白口單魚尾，版口下端署“李”、“秦”、“郎”三個刻工姓氏。原書上平聲、入聲兩卷全佚，其餘三卷亦有殘缺，現存部分如下：

下平聲一先“肩”字至四宵“矯”字，10 面；又九麻“斜”字至十陽“商”字，2 面。

上聲三十小“膘”字（敷沼切）至五十琰“獫”字（良冉切），18 面。

去聲十三祭“蠟”字至五十八陷“賴”字，38 面。

原書各卷的首尾均已亡佚，沒有刊刻題記保存下來，人們目前還無法確切得知這部書的刻印地點和時間。孟列夫猜測它是 12 世紀 30 年代在杭州刻印的，僅僅是看到書的刻印規格近似南宋監本，此外並沒有提出什麼直接的證據。^[1]事實上，俄藏《廣韻》本身的避諱字例已經比較清楚地顯示了這部書的刻印年代：書的現存部分有“玄”、“朗”、“珽”、“敬”等字缺筆以避宋太祖以上諱，“胤”字缺筆以避太祖諱，“炅”字缺筆以避太宗諱，“偵”、“道”字缺筆以避仁宗諱，而於南宋以下諸帝的名字如“構”、“育”等都不避諱。與此相對，現存的南宋本《廣韻》則不但避北宋諱，而且“構”、“育”二字也缺筆以避南宋高宗、孝宗諱。儘管在這部書的現存部分裏沒有出現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的諱字“曙”、“頊”、“煦”、“估”等，但出現了欽宗的諱字“桓”，如四十三映“孟”字注有“桓公之子仲孫之胤”，其中“胤”字缺筆，“桓”字未見避諱，而海鹽張氏所藏巾箱本此“桓”字亦缺末筆。這些諱例顯然可以證明俄藏《廣韻》是仁宗至徽宗時代（1023～1125）的北宋刻本。^[2]可以相信，俄藏北宋本《廣韻》是像黑水城出土的其他漢文書籍如《劉知遠諸宮調》、《呂觀文進莊子義》等那樣從中原傳入西夏的。黑水城另出

[1]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309 – 310.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 225 頁。

[2] 余迺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中國語文》1999 年第 5 期）認為俄藏本最有可能的出版年代當在宋徽宗至欽宗之世（1101～1126 年），也就是我們假定的時代的晚期。

土了一部西夏韻書《文海》，書的有些頁面利用了1124年至1131年間宋代官府文書的紙背來印刷，^[1]這也可以使人感到俄藏《廣韻》傳入西夏的時間有可能是12世紀30年代或者稍晚一些，但無論如何，這意味著它應該被視為現存年代最早的《廣韻》刻本之一。

今天所能見到的通行本《廣韻》有一些是據宋本覆刻或影印的，其底本不外乎三種，即南宋國子監本、海鹽張氏所藏巾箱本和建寧黃三八郎書舖本。俄藏《廣韻》為半葉14行本，版刻形制與半葉10行的南宋監本、巾箱本以及半葉12行的黃三八郎書舖本迥異，但其內容則顯得與巾箱本比較接近，我們甚至可以假定它就是巾箱本的祖本。周祖謨1938年在校勘《廣韻》後曾發現，日本金澤文庫所藏北宋監本《廣韻》和涵芬樓所藏影寫南宋監本之間的文字歧異不多，唯去聲諫韻士諫切一紐本當收五字，北宋本僅有“𪚩”、“𪚪”、“𪚫”三字，而南宋本則有“𪚩”、“𪚪”、“𪚫”、“𪚬”、“𪚭”、“𪚮”六字。^[2]以這條校例對照，宋巾箱本和俄藏本的士諫切一紐均收“𪚩”、“𪚪”、“𪚬”、“𪚭”、“𪚮”五字，而以訓“羊相間”的“𪚫”字入初雁切紐下，準確無誤。

現存張氏澤存堂和黎氏《古逸叢書》覆刻的南宋監本《廣韻》於文字多有改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書的本來面目，^[3]因此我們只取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的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巾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黃三八郎書舖本與俄藏宋刻《廣韻》比勘，以見其中的文字異同，現分類舉例如下：

（一）巾箱本誤而黃氏本和俄藏本不誤：如先韻古賢切“鵠”字注“鵠鵠，鳥名”，“鵠”字巾箱本誤作“鵠”，黃氏本、俄藏本不誤；先韻烏前切“咽”字注“咽項”，“項”字巾箱本誤作“頂”，黃氏本、俄藏本不誤。

（二）黃氏本誤而巾箱本和俄藏本不誤：如仙韻子仙切“湍”字注“水名，出蜀玉壘山”，“玉”字黃氏本誤作“五”，巾箱本、俄藏本不誤；琰韻良冉切“獫”字注“犬長喙也”，“犬”字黃氏本誤作“大”，巾箱本、俄藏本不誤。

（三）俄藏本誤而巾箱本和黃氏本不誤：如先韻五堅切“𪚩”字注“又牛耕切”，“又”字俄藏本誤作“人”，巾箱本、黃氏本不誤；先韻胡涓切“懸”字注“俗，今通用”，“今”字俄藏本誤作“作”，巾箱本、黃氏本不誤。

（四）巾箱本和黃氏本皆誤而俄藏本不誤：如先韻徒年切“滇”字注“滇

[1] К.Б.Кепинг, В.С.Колоколов, Е.И.Кычанов и 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Море писе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9, ч. 1, стр. 26.

[2]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下冊第928頁。

[3] 參看周祖謨《問學集》下冊第929～930頁。

汙，大水貌”，“大”字巾箱本、黃氏本皆誤作“次”，俄藏本不誤；仙韻王權切“負”字注“又雲運二音”，“運”字巾箱本、黃氏本皆誤作“連”，俄藏本不誤。

（五）黃氏本和俄藏本皆誤而巾箱本不誤：如皓韻胡老切“顯”字注“商山四顯”，“商”字黃氏本、俄藏本皆誤作“南”，巾箱本不誤；先韻部田切“駢”字注“並駕二馬”，“二”字黃氏本、俄藏本皆誤作“三”，巾箱本不誤。

在全文校讀俄藏《廣韻》之後可以看出，這個北宋版本與南宋巾箱本及黃三八郎書舖本屬於同一系統，只是其謄刻質量明顯優於黃氏書舖本。黃氏本是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在福建刻印的，考慮到宋人葉夢得曾指出當時“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石林燕語》卷八），我們似可相信孟列夫以俄藏《廣韻》爲杭州刻本的猜測不悖情理。

俄藏北宋本《廣韻》的重新面世使中國學界掌握的宋刻本《廣韻》增加到四種。當然，儘管俄藏本今後必將成爲補校《廣韻》的一份重要新資料，但由於它和黃氏書舖本一樣都非全帙，所以其實際使用價值是不能和首尾俱全的南宋巾箱本相提並論的。

舉又羌名今作肩項下又任也克也作鳥 蜀麀鹿有力 麗上同 鵲鵲屬 鰾鰾大曰鰾小曰鰾 鯢鯢音奪 龍龍音奪 經經音奪 賢善也龍胡田
 切十古文又 弦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晉有弦超 弦俗見 舩舩音 舩舩音
 七口間切 舩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晉有弦超 舩俗見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舩舩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疾疾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走走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滅滅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有有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蓮蓮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零零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中中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轅轅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聞聞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鳥鳥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也也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年年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上上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真真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牽牽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氏氏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姓姓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苑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武武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邑邑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人人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苦苦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堅堅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切切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九九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絳絳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惡惡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繁繁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刑刑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何何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內內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汗汗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扶扶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風風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西西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北北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入入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渭渭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爾爾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雅雅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云云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濟濟音

圖三 《廣韻》TK.7-37-2 左

圖九 《廣韻》TK.7-37-5左

圖一三 《廣韻》TK.7-37-8

圖一七 《廣韻》TK.7-37-10 左

• 33 •

圖一九 《廣韻》TK.7-37-11 左

• 37 •

圖二三 《廣韻》TK.7-37-13左

圖二五 《廣韻》TK.7-37-14 左

圖二六 《廣韻》TK.7-37-15 右

口切 **培** 培壤小阜 **悖** 悖垢偏高 **陪** 豕肉 **詭** 詭貳 **鋹** 鋹小 **鋹** 鋹餅 **部** 部也 **部** 部也 **部** 部也
 十 **培** 或作 **悖** 又牛頭短 **陪** 豕肉 **詭** 詭貳 **鋹** 鋹小 **鋹** 鋹餅 **部** 部也 **部** 部也 **部** 部也
 爾曰 **黃** 黃覆 **悖** 悖人兒 **斗** 說文作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光明之物亦音 **悖** 又音 **斗** 形石經作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斗** 斗也
抖 抖擻 **襖** 衣袖又 **髮** 髮天 **鮐** 鮐上 **姓** 姓說文姓字也 **黃** 黃前 **鵠** 鵠水鳥 **黃** 黃木苗出
斟 斟對兵奪 **斜** 姓出 **魚** 魚 **苟** 苟且又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 **玁** 玁石似 **狗** 狗犬
塵 又魚苟取魚竹器 **胃** 胃上 **考** 考老 **詬** 詬取也 **枸** 枸杞 **若** 若 **峒** 峒嶺 **飯** 飯打也 **狗** 狗犬
藕 藕爾雅曰荷芙蕖 **藕** 藕上 **偶** 偶合也 **耦** 耦耕也 **耦** 耦耕也 **耦** 耦耕也 **耦** 耦耕也 **耦** 耦耕也
 衣上擊也 **培** 擊 **穀** 穀乳也 **洊** 洊水也 **陬** 陬衆 **婢** 婢女 **乳** 乳食物出 **乳** 乳小 **愛** 愛老 **愛** 愛老
 方垢切 **二** **培** 擊 **穀** 穀乳也 **洊** 洊水也 **陬** 陬衆 **婢** 婢女 **乳** 乳食物出 **乳** 乳小 **愛** 愛老 **愛** 愛老
 上 **倭** 倭上同亦從 **倭** 倭使犬 **造** 造上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同 **倭** 倭上同亦從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陽燕昭余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郊鄭圃田周焦護又十六斗田數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倭** 倭使犬
 操車轂 **吼** 牛鳴呼 **吼** 牛鳴呼 **吼** 牛鳴呼 **吼** 牛鳴呼 **吼** 牛鳴呼 **吼** 牛鳴呼
 兒 **部** 小席又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陽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縣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也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苦后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切九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扣** 扣擊也

圖二九 《廣韻》TK.7-37-16 左

• 45 •

圖三 · 《廣韻》TK.7-37-18

• 47 •

圖三九 《廣韻》TK.7-37-22 左

• 57 •

• 59 •

圖四五 《廣韻》TK.7-37-25 左

圖四七 《廣韻》TK.7-37-26 左

圖五〇 《廣韻》TK.7-37-28 右

圖五六 《廣韻》TK.7-37-31 右

又步障也王君夫作絲布步障三十里
五宗以錦障五十里以敵之之亮切五
云凡主天子之物皆曰尚尚發賣尚食等是也又姓
後漢高士尚子平又漢複姓有尚方氏時亮切四
三裝行裝又壯壯快情不足也
切裝則良切壯壯快於亮切四
也亦作謂倡倡廠倡道引先
尺亮切四合齋文廠舍倡道引先
說文作齋齋也漢書武帝使唐蒙風
曉南越南越人食蒙蜀諸將子亮切四
妨妨礙又邪名安虛安又亂也
數方切邪名安虛安又亂也
聖以朝君忘遺忘又江谷名在望
也又音亡忘音亡江谷名在望
名賜賜也誑誑也居慙慙往也又
切方放還也去也舫並兩船方曲腰
甫安切四舫又音誘舫馬名
亦州名春秋時屬晉秦邯鄲郡地魏初以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兼魏王都為三魏後
魏置相州取河東甲居相之義周自故鄴移於安陽城也又姓後秦錄有馮翊相雲作德獵賦
姓也晉惠時空相機殺平南將軍孟觀息亮切又息良切一
目病癡癡陳桓踟躕行不止
州之域秦漢魏晉諸羌處之後魏內
附置蕃鎮周為宕州也徒浪切七
碎石塘嶺浪波浪謔浪游浪又姓晉永嘉末張平保青
聲山見浪州為其下浪達所殺來宕切又魯音苗切五
閬閬門又閬中地名在蜀
又閬風崑崙峯名也
圉圉亦州名為貢梁

圖五九 《廣韻》TK.7-37-32 左

圖六二 《廣韻》TK.7-37-34 右

圖六七 《廣韻》TK.7-37-36 左

二 校勘記

下面取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的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巾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黃三八郎書舖本與俄藏宋刻《廣韻》比勘。正誤判斷主要參考周祖謨的《廣韻校本》，一時不易判斷正誤的則存其異文。校勘記方括號中的韻目是原件已佚的，現在補上去是爲了檢索方便。

[下平聲]

[一先]

TK.7-37-1 (圖一)

弦字注：其琴瑟。巾箱本及黃氏本同。周祖謨謂“琴瑟”下《五經文字》有“弦”字，此脫。

咽字注：咽喉。當從諸本作“咽喉”。

胭字注：胭項。黃氏本同，巾箱本作“胭頂”。周校從曹氏棟亭本作“胭脂”。

𦉑字注：言語繁𦉑兒。黃氏本同，巾箱本“𦉑”作“絮”。周祖謨從宋本以“𦉑”爲正字，並以“絮”字爲張氏澤存堂妄改。今按，周校可從。

𦉑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𦉑”。

溲字注：溲汚。諸本同。周祖謨從方成珪《集韻考證》疑“汚”當作“溲”。

邢至𦉑諸字。聲旁並當作“开”。

TK.7-37-2 右 (圖二)

𦉑字注：人牛耕切。“人”當從諸本作“又”。

駢字注：并駕三馬。黃氏本同，巾箱本“三”作“二”，當據改。

懸字注：俗作通用。“作”當從諸本作“今”。

二仙

𦉑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𦉑”。

TK.7-37-2 左 (圖三)

錢字注：取名流行無不徧也。諸本同。周校謂“取名”下有脫文，句當作“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

以然切𦉑字注：又音羶字。“字”字衍，當從諸本刪。

𦉑字注：上連切。當從諸本作“土連切”。

𦉑字注：吾王，𦉑工也。“工”當從諸本引《漢書》作“王”。

𦉑字。當從諸本作“𦉑”字。

𦉑字注：大長。當從諸本作“木長”。

TK.7-37-3 右 (圖四)

令字注：金城郡有令皇縣。黃氏本同，巾箱本“皇”作“居”。

平字注：平平辯治。黃氏本同，巾箱本“辯”作“辨”。

瑱字注：璧大六寸謂之宣。“宣”當從諸本作“瑱”字。

TK.7-37-3 左 (圖五)

璵字注：土佩也。黃氏本作“土佩也”。按當從巾箱本作“玉佩也”。

琬字注：美石次玉。“玉”當從諸本作“玉”字。

TK.7-37-4 右 (圖六)

蹢字注：蹢躅不行。黃氏本同，巾箱本“蹢”作“跼”。

三蕭

TK.7-37-4 左 (圖七)

芳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芴”。

TK.7-37-5 右 (圖八)

𧣾字注：豕美也。黃氏本同，巾箱本作“豕羹也”。

四宵

TK.7-37-5 左 (圖九)

杗字注：樹兒。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樹搖兒”。

TK.7-37-6 右 (圖一〇)

𧣾字注：皮上魄膜。黃氏本作“皮止魄膜”。“魄”當從巾箱本作“魄”字。

癰字注：癰疽病名。黃氏本同，巾箱本作“癰疽病名”。

𧣾字注：或作𧣾。黃氏本同，巾箱本“𧣾”作“𧣾”。

苗字注：禾秀也。當從諸本作“禾秀也”。

𧣾字注：自日之形。黃氏本作“兒由之形”，巾箱本作“自由之形”。周祖謨據《說文》校爲“自臼之形”，是。

𧣾字注：又其廟七。“七”當從諸本作“切”字。

𧣾字注：吹竹笛。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吹竹笛”。

𧣾字。當從諸本作“𧣾”字。

TK.7-37-6 左^[1] (圖一一)

[九麻]

𧣾字注：𧣾加切。當從諸本作“𧣾加切”。

[1] 此《廣韻》殘本從四宵“縞”字至九麻“斜”字殘數面，《俄藏黑水城文獻》在刊佈時把止於四宵“縞”字的一葉與始於九麻“斜”字的一葉誤拼接成一面，編號爲TK.7 37-6。

十陽

陽字注：涇陽犖。黃氏本同，巾箱本“犖”作“準”。

TK.7-37-7 (圖一二)

鵠字注：鵠鵠一足鳥。黃氏本同，巾箱本“鵠”作“鵠”。

踉字及注：跳踉也又音郎。字條重出，衍文當刪。

[上聲]

TK.7-37-8 (圖一三)

[三十小]

覲字注：目有所察。當從諸本作“目有所察”。

歔字注：歐吐。當從諸本作“歐吐”。

貉字。當從諸本作“貉”字。

三十一巧

飽字注：搏巧切。當從諸本作“博巧切”。

TK.7-37-9 右 (圖一四)

三十二皓

顥字注：南山四顥。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商山四顥”，是。

TK.7-37-9 左 (圖一五)

三十三荷

TK.7-37-10 右 (圖一六)

沱字注：徒何切。黃氏本同，巾箱本“何”作“河”。

荷字注：又戶哥切一。“一”當從諸本作“二”。

旃字注：又倚蟻切。黃氏本同，巾箱本“倚”作“猗”。

三十四果

TK.7-37-10 左 (圖一七)

他果切墮字注：倭墮髻也。黃氏本同，巾箱本“髻”作“髻”。

好果切姬字反切。黃氏本同。按皆當從巾箱本作“奴果切”。

三十五馬

TK.7-37-11 右 (圖一八)

假字注：漢有假食。“食”當從諸本作“倉”字。

椸字注：子大如孟。黃氏本同。巾箱本“孟”作“孟”，當據改。

夏字注：漢分置朔方部。黃氏本同。巾箱本“部”作“郡”，當據改。

TK.7-37-11 左 (圖一九)

𦍋字注：南又人食之。“又”字衍，當從諸本刪。

三十六養

蜚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蜚”。

勗字注：力相。“相”當從諸本作“拒”字。

仇字注：梁公子仇管後也。“仇”當從諸本作“仇”字。

富字。周祖謨校爲“富”。

TK.7-37-12 右 (圖二〇)

昉字注：分兩切。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分网切”。

汪字注：汪陶縣，在鴈明。“明”當從諸本作“門”字。

長字注：晉有長兒魯。黃氏本同。巾箱本“兒”作“兒”，是。

三十七蕩

TK.7-37-12 左 (圖二一)

駟字注：會馬也人，又壯馬也。巾箱本作“會馬市人，又牡馬也”。

莽字注：摸朗切。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模朗切”。

暄字注：日早熱也。“早”當從諸本作“旱”字。

三十八梗

TK.7-37-13 右 (圖二二)

曝字注：曲見悟也。黃氏本同，巾箱本“見”作“礼”，是。

三十九耿

TK.7-37-13 左 (圖二三)

四十靜

井字注：一鑿之象也。黃氏本無“一”字，巾箱本“一”作“·”。

四十一迴

户頂切炯字注：又音煩。“煩”當從巾箱本作“煩”字。

TK.7-37-14 右 (圖二四)

四十二拯

四十三等

四十四有

TK.7-37-14 左 (圖二五)

不字注：一，夫也。“夫”當從巾箱本作“天”字。

糗字注：舜糗飯茹菜。黃氏本同。巾箱本“菜”作“草”。

TK.7-37-15 右 (圖二六)

銅字注：銅陽縣。“銅”當從諸本作“銅”字。

四十五厚

TK.7-37-15 左 (圖二七)

天口切鴟字注：水鳥異色。“異”當從諸本作“黑”字。

蓐字注：薺蓐。當從諸本作“薺蓐”。

諛字注：諛誅，誘辭。“誅”當從諸本作“誅”字。

TK.7-37-16 右 (圖二八)

四十六勳

四十七寢

鉞字注：爪刻櫝版，人子廉切。當從巾箱本作“爪刻鏤版，又子廉切”。

沈字注：又文林切。“文”當從諸本作“丈”字。

TK.7-37-16 左 (圖二九)

四十八感

TK.7-37-17 (圖三〇)

四十九敢

吐敢切厥字注：厥唸也。“唸”當從黃氏本作“嶮”字。

掩字注：今之窠掩是。“掩”當從諸本作“掩”字。

五十琰

[去聲]

TK.7-37-18 (圖三一)

[十三祭]

王字注：說文作王。當從巾箱本作“說文作𠂔”。

十四泰

太字注：又有大室氏、大祝氏。“大”皆當從諸本作“太”字。

氈字注：氈氈多毛。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氈氈多毛”。

滌字注：謹文曰沛之也。“謹文”當從諸本作“說文”。

TK.7-37-19 右 (圖三二)

大字注：南方大洛稽氏，後改爲氏。諸本同。周祖謨謂後一“氏”上脫“稽”字。

澮字注：又木名。黃氏本同。巾箱本“木”作“水”，當據改。

郎外切殤字注：又刀卧切。“刀”當從諸本作“力”字。

TK.7-37-19 左 (圖三三)

役字注：又役殳也。周祖謨謂“役”當作“殳”。

礮字注：光外切。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先外切”，是。

鴉字注：鴉鴉鳥。巾箱本作“鴉鴉鳥”。

𢇛字注：予屬。當從巾箱本作“矛屬”。

𣎵，春小𣎵也。當從巾箱本作“𣎵，小春也”。

十五卦

卦字注：古罵切。當從諸本作“古賣切”。

賣字注：說文作賣。黃氏本同。巾箱本“賣”作“貴”，是。

TK.7-37-20 右 (圖三四)

派字注：俗作派。黃氏本同。巾箱本“派”作“派”，是。

十六怪

𦞦字注：𦞦𦞦。當從諸本作“𦞦𦞦”。

𧢲字注：雌貉。當從諸本作“雌貉”。

TK.7-37-20 左 (圖三五)

𧢲字注：𧢲𧢲。諸本作“𧢲𧢲”。

𧢲字注：癡頭不聰明也。黃氏本同。巾箱本“頭”作“𧢲”，是。

十七夬

話字注：說文作譌。“譌”當從諸本作“譌”。

憎字注：惡見。黃氏本同。周祖謨以爲“惡兒”之誤。

褙字注：亦作褙。“褙”當從諸本作“褙”。

喝字注：哄聲。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嘶聲”，是。

餲字注：飢臭。黃氏本同。巾箱本作“飯臭”，是。

十八隊

斂字注：進木戟者。“木”當從諸本作“矛”。

𧢲字注：𧢲也。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𧢲”，是。

TK.7-37-21 右 (圖三六)

對字注：漢文責對而而言多。諸本“而而言多”作“而面言多”。

碓字注：杵臼。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杵臼”，是。

隈字注：映隈也。諸本同。周祖謨以爲“隩隈”之訛。

TK.7-37-21 左 (圖三七)

耒字注：神農作來。黃氏本同。巾箱本“來”作“耒”。

斫字注：又音祁。“祁”當從諸本作“斫”。

十九代

能字注：又能。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又姓”，是。

TK.7-37-22 右 (圖三八)

二十廢

𦞦字注：又音代。諸本同。周祖謨以“代”爲“伐”之訛。

𦞦字。當從諸本作“𦞦”。

𦞦字注：其雌刈。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𦞦”，是。

𦞦字注：才名。當從諸本作“才人名”。

二十一震

須字注：須類，頭少髮。黃氏本同。巾箱本“類”作“類”。

𦞦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𦞦”。

顙字。當從諸本作“顙”。

TK.7-37-22 左 (圖三九)

𡗗字注：說文作𡗗。黃氏本同。巾箱本作“𡗗”。

晉字注：禹貢兗州之城。諸本同，周祖謨校“城”爲“域”。

櫬字注：初覲切，十一。“十一”當從諸本作“七”。

TK.7-37-23 右 (圖四〇)

印字注：文曰玉。“玉”當從諸本作“璽”。

二十二稭

舜字注：秦之謂蓂。“之謂”當從諸本作“謂之”。

二十三問

TK.7-37-23 左 (圖四一)

鄆字注：兗州之城。諸本同，周祖謨校“城”爲“域”。

二十四炊

二十五願

万字注：西魏有柱國万忸于謹。諸本同，周祖謨校“忸”爲“紐”。

TK.7-37-24 右 (圖四二)

𡗗字注：語偃切。諸本同，周祖謨校“偃”爲“堰”。

二十六恩

佺字注：全一。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全也”。

TK.7-37-24 左 (圖四三)

二十七恨

二十八翰

TK.7-37-25 右 (圖四四)

盱字注：說文曰，多白也。“多”上據諸本有“目”字。

二十九換

TK.7-37-25 左 (圖四五)

TK.7-37-26 右 (圖四六)

三十諫

𡗗字。諸本同。周祖謨校爲“𡗗”字。

三十一欄

盼字。諸本同。周祖謨校爲“盼”字。

幻字注：胡竟切。黃氏本、巾箱本作“胡辨切”，音同。

三十二霰

TK.7-37-26 左 (圖四七)

佃字注：營佃。諸本作“營田”。

TK.7-37-27 右（圖四八）

𦉰字注：視四方之賓客。諸本同，周祖謨校“視”爲“親”。

三十三線

𦉰字注：出西域烏耆國。黃氏本、巾箱本同。周祖謨校爲“焉耆國”，是。

TK.7-37-27 左（圖四九）

𦉰字注：𦉰角三逆。“逆”諸本作“匝”。

戀字注：棊也。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慕也”，是。

𦉰字注：遺相顧視而行也。“遺”諸本作“遣”。

TK.7-37-28 右（圖五〇）

𦉰字注：涵澌水方。“水方”當從諸本作“水兒”。

養字。當從巾箱本作“養”字。

三十四嘯

釣字注：淮南釣曰。“釣”當從諸本作“子”。

澆字注：韓浞子方。黃氏本同。巾箱本“方”作“名”。

三十五笑

TK.7-37-28 左（圖五一）

𦉰字注：置風田中令乾。“田”當從諸本作“日”。

燎字注：又於火也。“於”當從諸本作“放”。

三十六效

TK.7-37-29 右（圖五二）

豹字注：令唯乘輿建焉。黃氏本同。巾箱本“令”作“今”，是。

巧字注：義均姑爲巧。“姑”當從諸本作“始”。

𦉰字注：綵雜交也。當從諸本作“綵雜文也”。

𦉰字注：猿跡。當從諸本作“猿跳”。

三十七号

TK.7-37-29 左（圖五三）

暴字注：又作暴晞也。黃氏本同。巾箱本“暴”作“暴”，是。

TK.7-37-30 右（圖五四）

三十八箇

三十九過

TK.7-37-30 左（圖五五）

𦉰字注：不訓也。諸本同，周祖謨以“訓”爲“糾”字之訛。

四十禡

駕字注：古訝切十一。“十一”當從諸本作“十二”。

TK.7-37-31 右 (圖五六)

夜字注：畫以訪問。“畫”當從諸本作“晝”。

赳字注：色夜切。諸本同。周祖謨謂當作“充夜切”。

TK.7-37-31 左 (圖五七)

四十一漾

𤇗字注：長火也。“火”當從諸本作“大”。

匠字注：掌理官室。黃氏本同。巾箱本“官”作“宮”，是。

鷗字注：自關以東謂桑飛鳥女鷗。“鳥”當從諸本作“爲”。

TK.7-37-32 右 (圖五八)

障字注：石崇以錦障五十里以敵之。諸本同。周祖謨謂“以錦障”爲“作錦障”之訛。

上字注：居也。諸本同。周祖謨謂“居”爲“君”字之訛。

相字注：又務相成，廩君之姓也。諸本同。周祖謨謂“成”爲“氏”字之訛。

四十二宕

TK.7-37-32 左 (圖五九)

傍字注：蒲光切。諸本同。周祖謨謂“光”爲“浪”字之訛。

當字注：亦音當。諸本“當”作“璫”，是。

抗字注：拒也。黃氏本、巾箱本作“振也”。

四十三映

TK.7-37-33 右 (圖六〇)

幃字注：出文字柯歸。“柯”當從諸本作“指”。

四十四諍

四十五勁

姓字注：女女生聲。黃氏本同。巾箱本作“從女生聲”，是。

TK.7-37-33 左 (圖六一)

四十六徑

題字注：題越。黃氏本同。巾箱本作“題題”，是。

TK.7-37-34 右 (圖六二)

四十七證

四十八證

鐙字注：執鐙。當從諸本作“鞍鐙”。

鏐字注：重鍾。當從諸本作“重鑼”。

四十九宥

TK.7-37-34 左 (圖六三)

鍤字注：鐵姓鍤。黃氏本、巾箱本同。周祖謨據元泰定本校爲“銑”，是。

簠字注：初救切。諸本下有“三”字。

窳字注：與之石窳之由。“由”當從諸本作“田”。

寥字注：高飛切。黃氏本同。巾箱本作“高飛兒”，是。

TK.7-37-35 右 (圖六四)

嫗字注：醜老樞兒。“樞”當從諸本作“嫗”。

儻字注：任身人也。諸本同。周祖謨謂“任”爲“妊”字之訛。

雌字注：鼻露句上。“句”當從諸本作“向”。

鞣字注：絮皮。黃氏本同。巾箱本作“柔皮”，是。

五十候

TK.7-37-35 左 (圖六五)

醖字注：醖酉。諸本同。周祖謨謂“酉”爲“酒”字之訛。

擗字注：擗如鎗。“擗”當從諸本作“擗”。

耨字注：衣故不可改。黃氏本同。巾箱本“衣”作“久”，是。

漱字注：漱。諸本同。周祖謨謂下脫“口”字。

TK.7-37-36 右 (圖六六)

諠字注：忽怒。當從諸本作“忽怒”。

頤字。諸本同。周祖謨以爲“頤”字之訛。

哂字注：哂辱。黃氏本、巾箱本作“恥辱”。

五十一幼

五十二沁

五十三勘

TK.7-37-36 左 (圖六七)

五十四闕

五十五黠

TK.7-37 (圖六八)

五十六栳

五十七釅

菱字注：二劍切。當從諸本作“亡劍切”。

五十八陷

貳 《平水韻》

一 概 述

《平水韻》殘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品編號 TK.5，蝴蝶裝刻本，紙幅 13×18.5 釐米，版框 11×14 釐米，白口，版心題“上平”及頁碼，左右雙欄，每半葉 10 行，行間有雙行小字夾注。今殘存四個半葉，即第四葉左半，第五葉右半、第八葉左半及第九葉右半，內容爲之脂之皆灰哈真七韻字。

孟列夫在 1984 年詳細記述了該書的版刻形制，並根據書的編纂體例指出其性質接近于毛晃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和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從而推測其爲南宋本，刊刻時間約在 1252 年前後。^{〔1〕}1252 年恰是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平水韻）的問世時間，由此我們猜想，孟列夫大概認爲 TK.5 號韻書與劉淵“平水韻”的關係更爲密切。

我們稱爲“平水韻”的這件韻書雖缺書題，但它的編例屬於“禮部韻”系統，這是可以一望而知的。版心所題“上平”二字證明該書全本應爲五卷（上平、下平、上、去、入），殘葉中出現的脂之灰哈真五個韻目也和《切韻》以來的古書一脈相承。所不同的是，《切韻》、《廣韻》、《集韻》給灰韻和真韻編的序號是“十五灰”和“十七真”，而 TK.5 號則作“十灰”和“十一真”，這當然是後期韻書合併“同用韻”的結果。據唐代封演的《聞見記》記載，隋朝陸法言等人所編《切韻》，“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許敬宗關於韻部同用的具體意見保留在現存《廣韻》卷首韻目下的小注裏，其中的“灰哈同用”和“真諄臻同用”與 TK.5 號是一致的。

宋景祐四年（1037），詔令丁度等人在前朝許敬宗所奏的基礎上再合併十三處“窄韻”，作爲新的科舉範本，書名《禮部韻略》。《禮部韻略》原書今已亡佚，所存的都是後人的修訂本，如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無名氏的《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等。從這些修訂本提供的線索推測，景祐《禮

〔1〕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311.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 226 頁。

部韻略》的韻部分合與 1039 年成書的《集韻》相同，只是在每個韻目下以附注的形式指明“同用”或“獨用”的規則，換句話說，早期的《禮部韻略》仍然保持著“十五灰”、“十七真”之類的二百零六韻傳統格局。從此之後，“同用”的辦法既已得到了官方的認可，那麼那些被歸併了的韻目如哈諄臻等就越來越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於是後人就索性把同用的韻合併到一起，只用傳統上排在前面的一個韻目來代表，而把被歸併的韻目取消了，同時又重新編排了韻目的次序號數，成了一種更為簡便實用的韻書。這種新型的韻書大約起源於 13 世紀上半葉，據目前所知，最早問世的也許是金代王文郁的《新刊韻略》（1227 年）和張天錫草書的《韻會》（1229 年），而後人心目中的代表作則是南宋劉淵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1252 年），這便是後人說的“平水韻”一百零六韻系統。^{〔1〕}“平水韻”把“灰”、“真”二韻的序號改為“十”和“十一”，與 TK. 5 號相同，而不再保留被歸併的韻目，則又和 TK.5 號有異。下面是《禮部韻略》、TK. 5 號和《平水韻》灰真諸韻韻目對照表：

禮部韻略	TK.5 號	平水韻
十五灰（哈同用）	十灰（與哈通）	十灰
十六哈	哈	
十七真	十一真（與諄臻同）	十一真
十八諄	諄	
十九臻	臻	

很明顯，從標目體例上看，TK. 5 號處於從《禮部韻略》到“平水韻”的演化中間階段。

“平水韻”共收 9590 字，為《廣韻》所收字數（26194）的 36.6%。現就脂灰哈三韻而言，《廣韻》收字分別為 348、163、137，而 TK. 5 號則分別為 72、51、33，僅為《廣韻》這三韻收字的 24%。依這個比例估算，TK. 5 號全書所收的字應比“平水韻”少得多，這使我們推測它也許更加接近景祐《禮部韻略》的原貌，因為據邵長衡《韻略攷例》說，“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祐間江北平水劉淵增修”，既云“增修”，照例就少不了“增加字”的內容。從《切韻》以來，中國韻書每逢修訂，纂修人總是要添補一批字上去，結果是搞得字數越來越多，篇幅越來越大，例如《廣韻》卷首就有這樣的記載：

關亮增加字 薛峴增加字

〔1〕當時的此類韻書實際上有兩大系統，一為以《新刊韻略》為代表的一百零六韻，一為以平水韻為代表的一百零七韻，二者的區別在於上聲迥拯等韻的分合（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八）。TK. 5 號的上聲部分不存，我們無法斷定它的韻部總數究竟是一百零六還是一百零七，所以只好籠統稱之為一百零六韻或“平水韻”。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孫愐增加字 嚴寶文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久而久之，在人們心中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同名或同類的韻書，收字少的必為早出，收字多的則係後起。

TK. 5 號韻書的注音及義訓都非常簡單，往往是讓讀者明白基本字義即可，從不進行繁冗的說明和考證。書中對於音義都明白易懂的字一概不注，如瓷佳之灰雷俳真臣人等；對於意義易明的字不注義訓，如糜姨鴟蕤錐鎚推思齋隈胎等；對於讀音易明的字不注反切，如皮卑移規宜危脂師咨尼私屍伊犁葵追龜惟綏眉悲誰帷丕時疑諧排乖懷豺恢回枚裴杯嵬哈開該哀裁來哉孩因新辰仁神親申賓鄰等。這些都屬於景祐《禮部韻略》的舊例，並不是後人的發明創造，值得注意的倒是加在某些多音字上的大圓圈，例如加圈的“推”字在灰韻、脂韻兩見，灰韻注“他回切，又昌佳切”，脂韻注“又佳切，又湯回切”；加圈的“臺”字在哈韻、之韻兩見，哈韻注“又音貽”，之韻注“又音胎”。據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早在仁宗慶曆間（1041～1048）這種給多音字加圈的體例就已得到禮部認可，被官本採用，12 世紀末毛晃所編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裏即採用了這種加圈的體例。儘管毛晃、毛居正父子的生卒年於史無征，我們只知道毛晃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的進士，毛居正在嘉定年間（1208～1224）奉詔刊定經籍，但按一般情理推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一書應是在 12 世紀末由毛晃草創，又在 13 世紀上半葉由其子居正最終編定的。此外，現存韻書《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為《禮部韻略》所做釋文也沿襲了這樣的用法。^[1]

綜合以上的體例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即 TK.5 號成書於 12 世紀和 13 世紀之交，至遲不過王文郁編成《新刊韻略》的 1227 年。

以下兩個事實引導我們斷定 TK. 5 號是某個書坊的民間刻本，而非官刻。

首先是書中出現的一大批俗體字，如“彌”作“弥”，“爲”作“為”，“遲”作“迟”，“爾”作“尔”，“貌”作“覓”，“往”作“徃”，“體”作“躰”，“鐵”作“鐵”等。每對字中的後一個一般不在官刻本中作為正體字使用，而在宋代坊刻本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刻本中十分通行。例如那個俗體的“徃”字又見西夏刻本《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卷尾的仁宗御製發願文，^[2]俗體的“為”字又見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第 34 葉“諸處為婚”，俗體的

[1] 據寧忌浮考證，《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一書的編定時間至遲在宋嘉定六年（1213）。見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 46 頁。

[2]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498. 參看王克孝譯本圖版 22。

“𦞦”字又見《番漢合時掌中珠》第19葉“身𦞦”。〔1〕

其次是書中義訓部分用以替代被訓釋字的小豎線，這也可以看作是俗刻本或少數民族地區刻本的一個特徵。使用這種小豎線的字典中最有名的是遼代刻本《龍龕手鏡》。另外，如果把這種形式進一步簡化，即連替代被訓釋字的小豎線也不寫，僅僅在相應的地方保留一個空位，則會形成這樣一種情況：

骸 豺 嵬 皮

形 狼 崔 膚

這顯然是著名的西夏文字典《同音》的基本訓釋格式。

我們雖然在少數民族文獻中找了一些相關的情況，但這並不足以證明TK. 5號韻書一定是西夏的刻本，因為西夏統治者儘管幾番大力提倡“漢禮”，但西夏人自己直接以漢字來編寫字典的機會畢竟很少，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本《雜字》可以說是唯一的例子。〔2〕當然，作為現存最早的“平水韻”系韻書，TK. 5號應該在中國韻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我們也無須諱言，它的刊刻水平實在是不高的，這可以通過書中屢屢出現的錯字明顯地看出來。參照現存的宋版資料不難肯定，TK. 5號絕非杭州監本，而為民間坊刻本無疑。

以前我們一直以為，在中國韻書從二百零六韻系統向一百零六韻系統過渡的時候，刪減同用韻目和重編序號兩項工作是同時進行的，而現在我們則通過TK. 5號韻書瞭解到，當時，至少是在民間，實際上是有人先重編了序號，後來才刪去同用韻目的，這反映了中古科舉韻書由繁到簡的漸變進程。

〔1〕 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39頁。

〔2〕 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2，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廉○**陂** 彼切 **碑** 樹銘立 **熊** 熊 **皮** 皮膚 **疲** 勞也 **縻** 忙切 **縻** 縻也
 ○**卑** 下也 **裨** 補也 ○**陴** 城垣切 **脾** 藏也 **裨** 將偏 ○**彌** 益也 **弥** 上
 ○**彌** 水名 **移** 遷 ○**祗** 地神 **祁** 姓也 **岐** 山名 **歧** 路也 ○**隨** 小
 ○**觴** 角 ○**關** 缺規切 **窺** 視也 ○**規** 圓也 **雉** 子 ○**羈** 馬絆也
 ○**奇** 不偶也 ○**犧** 牲也 **義** 仲 **曦** 日光 ○**歌** 不正也 **危** 上
 ○**奇** 異也 **琦** 玩 ○**宜** 利儀容 **涯** 水畔也 ○**為** 造也
 ○**為** 俗 ○**麾** 指也 **撫** 裂也 ○**虧** 缺也 ○**媯** 姓也 ○**透**
 ○**危** 疾 **峴** 嶠 **夷** 悅 **瘕** 瘡 **隄** 險 ○**師** 衆也 ○**隄**
 ○**比** 和也 **毳** 虎 ○**咨** 嗟 **資** 助也 **案** 祭諮謀
 ○**危** 於危切 **脂** 上 **祗** 敬 **砥** 礪 **姨** 以脂切

態○飢餓也居切肌膚也○鳥鳥脂切脂○絺細葛也○茨茅也○尼宣一怩慙也
 宣一怩慙也○墀地也直切坻京切遲疾也○私邪也○尸主也○鴟鴟
 著草也屍○耆老也渠切耆耆○伊姓也○梨果也○梨木也○惟思
 葵屬○追逐也○龜龜也○蕤儒佳切○榱屋椽也○惟思
 維隅也○遺失也又○唯獨也又○安安也○雖然也○達道也渠切○憂似牛一
 眉鬚也○山名○湄水草也○廉鹿也○悲慙也○錐職追切○佳驢也○
 誰何也○帷帷也○不地名貧切○不大也○金直追切○推義佳切又
 臆皮厚也○肱上○紕紕也○累索也倫切○之上同○芝草名○怡和悅也
 和悅也○飴餚也○楚橋台遺○詒欺也○頤養也○台我也又○訖既也○時辰也
 疑惑也○疑九一山名○思息吏切○司也○絲絲也○思語云朋友
 也○疑惑也○疑九一山名○思息吏切○司也○絲絲也○思語云朋友

〇瑞世鳳舞鞢鞢帶〇哈笑也〇開開關〇該陳垓八極〇萊
 〇裁割〇纔近也〇財貨也〇才藝材物也〇來往也〇萊草也〇哉勸也
 〇灾禍灾俗也〇裁種也〇猜疑也〇恣多也〇胎來也〇台三星也
 〇孩嬰也〇頤頤也〇鰥魚也〇蘇頤也〇腮頤也
 〇十一眞眞〇甄姓也〇振宜也〇吟界也〇因
 〇茵衣也〇湮沈也〇氤氤也〇堙塞也〇姻婚也〇歆方也〇閨
 〇宸帝居也〇臣仁也〇人慈也〇神靈也〇親愛也〇申身也
 〇伸舒也〇紳大帶也〇呻吐也〇娠孕也〇賓客也〇濱水也〇鑛鐵也〇鄰近也〇鞢

二 校勘記

【脂】

TK.5-1 左 (圖七〇)

紕字注：四夷切。“四”爲“匹”字之訛，《廣韻》作匹夷切。

【之】

怡字注：典之切。“典”爲“與”字之訛，《廣韻》“貽”字與之切，“貽”“怡”音同。

瓠字注：既也。“既”疑爲“甌”字之訛，《廣韻》引《爾雅》云：“甌甌也。”

偲字注：語云。據《廣韻》，“語”上當有“論”字。

TK.5-2 右 (圖七一)

埋字注：謨皆。下脫“切”字。

【十灰】

瑰字注：石似王。“王”爲“玉”字之訛。《廣韻》作“石次玉”。

TK.5-2 左 (圖七二)

【十一真】

茵字注：振也。“振”爲“褥”字之訛。《廣韻》作“茵褥”。

呻字注：吐也。“吐”疑爲“吟”字之訛。《廣韻》作“呻吟”。

叁 韻格簿

空白韻格簿，殘存半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品編號 TK. 312。孟列夫稱之爲“未考訂出的一部字書的語音表”，並作了如下描述：^{〔1〕}

刻本蝴蝶裝，存右半葉，紙幅 13×20 釐米，版框 11×15.5 釐米，文武雙欄。白口，上有一個殘字，不能辨認。紙色灰褐，元版本（14 世紀中期的）。

黑水城出土的半葉空白韻格簿橫向分三組，幫滂並明、非敷奉微一組，端透定泥、知徹澄娘一組，見溪群疑一組，縱向分四欄，每欄四行，各按平上去入排列，總 64 格。

韻圖是仿照悉曇章而作，現存流傳最廣的宋元韻圖有五種：鄭樵《通志·七音略》、《韻鏡》、《四聲等子》、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切韻指掌圖》。一般認爲《四聲等子》、《切韻指南》是前期韻圖的進一步發展，它們合併了韻書中的韻部，因而韻圖較前期大大簡化。羅常培曾根據排列形制及時間先後把宋元等韻圖分爲三系，一系爲《通志·七音略》、《韻鏡》，各分爲四十三轉，每轉縱以三十六字母爲二十三行，輕脣、舌上、正齒分附重脣、舌頭、齒頭之下，橫以四聲統四等，入聲除《七音略》第二十五轉外，皆承陽韻；二系爲《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各分十六攝，而圖數則有二十與二十四之殊，聲母排列與《七音略》同，唯橫以四等統四聲，又以入聲兼承陰陽；三系爲《切韻指掌圖》，圖數及入聲分配與《四聲等子》同，但削去攝名，以四聲統四等，分字母爲三十六行，以輕脣、舌上、正齒與重脣、舌頭、齒頭平行。^{〔2〕}而傳統上依照“三十六字母”的排列順序，又可以把宋元等韻圖分爲兩類，一類以脣音幫滂並明起首，如《韻鏡》、《通志·七音略》，另一類以牙音見溪群疑起首，如《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切韻指掌圖》等。單從這個意義上講，黑水城出土韻格簿與《韻鏡》、《七音略》等早期韻圖一致。不過，如果考慮到漢語的等韻圖是從梵文的“悉曇章”脫胎而來，我們似乎就不好只把以脣音起首的韻圖看作是最初的形式，因爲梵文字母表是把牙音

〔1〕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313.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 228 頁。

〔2〕 羅常培《〈通志·七音略〉研究——景印元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載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第 139～155 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

現存宋元韻圖韻母的排列順序也有所不同，《韻鏡》、《通志·七音略》、《切韻指掌圖》等韻書先排四等，後排四聲，《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則是先排四聲，後排四等，而黑水城出土韻格簿雖然只是半葉空白表，僅存右面，缺左面，但從縱向分四欄，每欄四行，各按平上去入排列的分佈格局看，其順序與《韻鏡》、《切韻指掌圖》不太一樣，應是先分四聲，後排四等，這又與晚期韻圖《四聲等子》、《切韻指南》一致。下面選取幾種宋元韻圖，以便對照（圖七三～七七）：

圖七三 《韻鏡》內轉第一開

欽定四庫全書

寶鑑外二

開口呼廣門

三十八集字法卷一

見該改藝萬皆錯誠蔬飢
漢開佳磕渴指楷煉藕○
羣○○陰○○筠齋○○傷姑○○信
疑醴駭父癖塵映暖結○○
端如陳寄譽但徑銀緩哲知
透微胎臺泰聞抗○黃翔○
定澄壹驗大連婢促○連○○
況疎能乃茶接揮調徹痼○
幫悟貝○碩擺屏捌○○
滂強劣○鹿壯○八○○
益結游○舞麗○提○○
明 ○程咏搗順買責愆○○
○速米挺窵

圖七五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蟹攝外二

圖七六 《四聲全形等子》通攝內一

疑	群	溪	見	泥	定	透	端	明	並	滂	幫	
				娘	澄	徹	知	微	奉	敷	非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圖七七 韻格簿 TK.312

肆 《解釋歌義》

一 概 述

《解釋歌義》殘本，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品編號A.6。原書爲紙幅很小的“巾箱本”，現存41葉，卷尾有殘佚。原件和幾種佛教著作混抄，孟列夫將全部現存內容描述如下：^{〔1〕}

《解釋歌義壹卷》，解釋韻書結構的詩注。詩歌是七言，有韻。詩體注釋冠以“義曰”二字。各篇的標題是：《舌音切字第八門》、《舌上音切字》、《牙音切字第九門》、《齒音切字第十門》、《正齒音切字例頌》、《喉音切字第十一門》、《七言四韻頌》、《七言四韻歌奧》。寫本，小冊子，把較薄的幾疊用藍粗線縫在一起，共五疊，每疊八葉，最後一疊是開頭的兩葉。字面一葉向裏，一葉向外，輪流交錯，第二至四疊末尾左上角有該疊的數碼。紙幅8×11釐米，墨框6.5×8.5釐米，欄線和界格用尖木筆畫出，有些地方畫透紙面。半葉7行，行11~13字，有改寫。紙色灰。小楷字體，有首題。首葉上加貼了護封，上有題字（半行）和重複寫了兩遍的大字“尚面文”，其上有紅墨痕跡（12世紀下半期的）。

從“幫非互用稍難明，義曰幫”到“楚侯別玉人，門非〔蔣蘭莫〕□”。所有的紙背均有雜寫，字體拙劣，大小不一，內容如下：

（一）第2面，“五供養”，第12面上也有。

（二）第3面，“七寶供養”。

（三）第4~10面，一連串的經文，總標題是《維捺》，小標題是《麼訶維捺》、《曷西諦葛維捺》、《六難(?)葛維捺》、《葛諦維捺》。

（四）第11面，“命皮吟”。

（五）第13~17面，《大乘起信論》。有首題及“馬鳴菩薩造”、“真諦三藏譯”款，往下是正文的開頭部分。

〔1〕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311 - 312.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227~228頁。

(六) 第 19~35 面,《究竟一乘圓通心要》,題款“通理大師集”。第 56-57 面上也有此文(開頭部分)。

(七) 第 45~48 面。文據:“五月廿一日衆僧印文山上”,列舉的人名有:賜智(惠)、(劉坐)禪、高善惠、李道源、賜善請、手善從、趙惠深、劉善行、賀善諦、不議成、提點師父、小師父、曹法成、訛善得、部(?)法詠、杜寶。

(八) 第 51~55 面,五句四言詩和《觀自在菩薩頌》。

(九) 第 64 面,有人名陳善戒。

下剩各紙的背面是習字,第 42 面上是一行藏文草書,第 44 面上是一幅圖畫。

《解釋歌義》原件護封左面有一行題簽,即“□髓解歌義壹畚”,“畚”顯然爲“本”字通假,護封中間是重複題寫兩行的“尚面文”三個字,首葉題寫書名“解釋歌義壹畚”,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此書書名爲《解釋歌義》,作者是□髓。^[1](圖七八)原文共包括兩部分,一部分被稱爲“頌”,作者是王忍公,他有感於拼讀韻書反切門法的創立者智邦所作《指玄論》,而用歌訣形式對其進行了闡釋。闡釋部分針對唇舌牙齒喉五音而作,分別就五音中所涉及的音和、類隔等門法做了概括,計有 92 句;闡釋之後有頌贊,只存 14 句,進一步表明了王忍公對等韻門法的批評和理解;另一部分被稱爲“義”,是□髓對王忍公“頌”的疏解,通俗易懂,近於白話。“義”所涉及內容非常廣泛,除了能幫助我們理解“頌”,從而正確拼讀韻書反切外,還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智邦和王忍公的情況。

《解釋歌義》及其作者□髓,於史無征,難於查考。此前我們已經知道,《解釋歌義》裏提及了宋元時代出現的幾乎全部等韻門法,^[2]由此出發而認定這部書初撰於 12 世紀和 13 世紀之交,應該沒有很大問題。孟列夫通過紙上的紅墨痕迹推測書的抄寫年代在 12 世紀下半期,但沒有指出它的初撰地點。結合迄今所見的相關文獻,我們傾向於認爲《解釋歌義》是金代的撰述。

據韻書記載,金代前期有韓孝彥、校將元曾爲《指玄論》作注,並且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韓道昭《五音集韻》序云:

復至泰和戊辰,有吾弟字伯暉,乃先叔之次子也。先叔者,諱

[1] 《解釋歌義》護封左面的這行題簽,原件字跡頗不清楚。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中忽略了,我們在此前的研究中也沒有留意。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由聖彼得堡拍攝回國的照片上看,應爲“□髓解歌義壹畚”幾個字,由於拍攝時書的折角沒有打開,使得第一個字沒有顯示完全,因此無法判斷《解釋歌義》作者的全名,甚爲遺憾。

[2] 關於書中等韻門法的逐條詳細考證,參看孫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 年。

孝彥，字允中，沉於韻篇之中最為得意，注疏《指玄之論》，撰集《澄鑒之圖》，述《門法滿庭芳詞》，作《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遠矣。

又韓孝彥《四聲篇海》序云：

復至明昌丙辰，有真定校將元注《指玄》，韓公孝彥字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己見，創立門庭，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為絕妙。此法新行，驚動儒衆。自古迄今，無少加於斯法者也。

按泰和戊辰即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是《五音集韻》的成書時間；明昌丙辰即金章宗承安元年（1196），是《四聲篇海》的成書時間，韓孝彥為《指玄論》作注應該在此前後，而校將元注《指玄》當早於此。12世紀和13世紀之交正是金代音韻學獲得空前發展、等韻學成為顯學的時間，而且從上述記載可知，這一期間金代學界曾經盛行為《指玄論》作注。事實上金代編定的韻書可謂蔚為大觀，我們甚至可以說等韻學在金代的繁榮程度不亞於宋代。^[1]等韻學在金代有長足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南宋偏居江南，北方士族大多歸隱道山或皈依佛門，^[2]等韻學本來與佛學根脉相連，研習等韻學是通向佛學的必要途徑；二是金代科舉取士中賦詩押韻採用了不同於宋代的標準，官方和民間都要求編定韻書來規範字音，於是出現了《新刊禮部韻略》等“平水韻”韻書。在等韻學發展的大背景下，金代產生《解釋歌義》這樣的著作當不是甚麼稀罕事。我們推測《解釋歌義》是金朝的著作還有兩個有力的佐證，一是期間宋朝人寫書時大都避宋祖諱，“玄”字缺筆或改“玄”為“元”，而《解釋歌義》未見這類諱例。二是黑水城出土文獻中有很多是金代版本，孟列夫對此論述道：^[3]

北宋衰落和1127年建立南宋之後，宋朝領土在長江以南，再從那裏運書很困難，而且很快就一點也運不來了。我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能確定年代的晚期宋刊本是1132年以前的。西夏的印書業基本是在皇室的監護下，它的發展補充了西夏國對圖書的需求。這些書籍全是佛教文獻，其範圍非常狹窄。非佛教內容的版本主要是由

[1] 詳細情況可以參看忌浮《〈五音集韻〉與等韻學》，《音韻學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4年，第80～88頁。

[2] 金代佛教和道教非常流行，據《許亢宗奉使行程錄》記載，當時是“僧居佛宇，冠於北方”。《松漠紀聞》也描述：“帝后見像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金代道教盛行更甚於佛教，尤其在中原，興起過三大教派，即“太一教”、“全真教”和“真大道教”，其中全真教到蒙元時達到全盛，所謂“聲焰隆盛，鼓動海嶽”（《遺山集》卷35《清真觀記》）。

[3]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8–59. 參看王克孝譯本第34～36頁。

女真金國佔領的中原北部運去的。遺憾的是，許多書籍根據外表特徵可以斷定是金朝的版本（約有 15 件），但都未注確切的日期。可以把這些書籍分成兩類：

1. 12 世紀中期的，具有宋朝版本一切特點的書籍。其中有一部（原藏錄號 TK.142，本書編號 106）《普賢行願品》附有未注明日期的題記，指出刻印地點和出版者“儲協贊於千秋”，施主是安亮和寶戒，施印此經是為紀念去世的父母，印數 108 卷。千秋在河南省澠池縣，南宋時屬金國，但是工匠們大概至金人佔領前一直在該地。比較木版畫後查明，另外的兩個版本，一是《普賢行願品》（原藏號 TK.243，本書編號 107），二是實叉難陀譯的同經第十六品（原藏號 TK.246，本書編號 99），也是出自這家書坊，因為這三個版本中毗盧遮那佛像的風格和結構幾乎完全一樣，不同點僅在於個別的細節（帽子的有無，裝飾圖案的不同等等）。這三個版本是 12 世紀中期的，是金國刻印圖書的最早實證。重要的是它們和南宋 12 世紀 30 年代的杭州版本很相近。這兩種版本後來經常成為西夏刻印書籍的樣本。我們沒有發現 12 世紀下半葉西夏國印刷業進一步發展時期的大批金刊本和宋刊本，但出現了成批的西夏刊本。

2. 12 世紀末至 13 世紀初的書籍有自己的特點，沒有或少有西夏版本的特點。這些書全是蝴蝶裝，軟白紙印刷。任何一部都未保存下有日期的題記，因此也只能大致斷定刻印年代，這一類書籍有《劉知遠諸宮調》（無藏錄號，本書編號 274）、《南華真經》即《莊子》（原藏錄號 TK.97，本書編號 262）和《文酒清話》（原藏錄號 TK.228，本書編號 276），都是中原題材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莊子》，對其在中國文學史初期所產生的偉大作用未必會有疑義）的範本。只有《漢書》殘卷證明，歷史著作的版本間或從金國傳入西夏。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醫學作品和道家的占卜書在西夏人中曾廣泛地流傳，其中三種：《孫真人千金方》（原藏錄號 TK.166，本書編號 302）、藥方（原藏錄號 TK.173，本書編號 302）和《六壬課秘訣》（原藏錄號 TK.172，本書編號 313）都是由金國傳入西夏的。

此外，《解釋歌義》中關於王忍公姓名的解釋有一處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試想，即使是中原的白丁也不會把王氏的“氏”理解成王忍公的名字，這是常識，因此我們猜想《解釋歌義》的作者□髓是金代的女真人。綜合以上因素，聯繫到撰著等韻方面的書籍和編定等韻圖一向是釋家的傳統，我們考慮《解釋歌義》的作者□髓應該是金代懂音韻的女真僧侶，此書的初撰時間是 12 和 13 世紀之間，之後傳入西夏，

入藏于黑水城那座著名的塔中。

儘管從理論上講，韻圖的作用在於指引使用者拼讀所有可能出現的反切，但按照古來的慣例，韻圖的編纂一定依託於某種韻書，相應的門法也旨在解釋那部韻書中的反切。然而，如果把《解釋歌義》中用以舉例的全部 67 組反切與《廣韻》作個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中有約三分之一的用字是不同的，例如：

被切字	《解釋歌義》	《廣韻》
枚	莫崔切	莫杯切
稟	筆懷切	筆錦切
砭	方蟾切	符廉切
班	布刪切	布還切
免	弭闡切	亡辨切
詔	弭正切	彌正切
知	丁醺切	陟離切
張	得章切	陟良切
孺	女溝切	奴溝切
庭	澄丁切	特丁切
磨	娘尊切	奴昆切
道	馳草切	徒皓切
交	居稍切	古肴切
齟	驅主切	驅雨切
煎	子仙切	將仙切
鰕	士詬切	士后切
吹	昌垂切	尺爲切
幼	餘救切	伊謬切
于	王鉏切	羽俱切

這似乎表明《指玄論》和《解釋歌義》所依託的並不是《廣韻》，而是《廣韻》之前的某部韻書。

《解釋歌義》提到智邦及其《指玄論》大概有十多處，通過這些記述，我們知道撰作《指玄論》的智公名叫智邦，此公雖然不是創立切韻（反切）的第一人，却對門法多有發明，他措決刊定參差不齊之義，解釋玄奧之理，被時人稱爲賢達之人。王忍公出於對智公的仰慕，曾就反切原理、等韻概念等請教智公，智公則一一作答。

《解釋歌義》中暗示出了智邦《指玄論》的韻類格局。《指玄論》共分二百零七韻，其中有平聲五十九韻，入聲三十五韻。《指玄論》中還列有簡明的等韻圖，以平聲賅上、去，將平聲五十九韻按照重輕（開合）四等歸爲十六韻，其中所缺的入聲一類是王忍公補進去的，入聲總共有八圖，選擇六十四字代表實際入聲的三十五韻，也按照開合四等歸類。對照《廣韻》平聲五十七，上去一百一十五，入聲三十四，共二百零六韻的格局，兩者之間差別還是很大的。儘管我們無從知道兩部韻書彼此間有出入的各韻究竟都是哪些，但考慮到自從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來，陳彭年等編定的《廣韻》即成爲官方的分韻標準，其他韻書都以其爲指標，不敢越雷池一步，由此我們可以認爲《指玄論》的分韻標準不是源自《廣韻》，而是源自《廣韻》之前的某部韻書。

在分韻格局上，現存較早的韻圖有《韻鏡》和《七音略》，《韻鏡》源出於唐，其特點是把二百零六韻分編于四十三張圖，名爲四十三“轉”，首先以“內外轉”分圖，然後《韻鏡》按照開合四等再分，《七音略》則以“重輕四等”再分；《韻鏡》的聲類標目用七音及清濁，《七音略》則用三十六字母，全面反映了《廣韻》的反切體系。與之相比，稍晚的韻圖《四聲等子》和《切韻指掌圖》儘管撰人尚無定說，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宋代的作品，它們的特點是刪併韻書的韻類，韻圖只有二十個，《四聲等子》還明確提出“攝”的概念，將各個韻圖統爲十六攝。據《解釋歌義》中的疏解可知，《指玄論》是按照重輕四等把平聲五十九韻歸爲十六韻的。關於《指玄論》的韻類格局，我們還可參證《四聲等子》的序言：

其指玄之論，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爲二十圖，畫爲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極六律之變，分八轉之異，遞用則名音和，徒紅切東字；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非字；同歸一母則爲雙聲，和會切會字；同出一韻則爲疊韻，商量切商字；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求人切神字，丞真切唇字；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字，巨邪切祁字；無字則點案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鄰韻以寓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音有字者乎？遂得吳楚之輕清就聲而不濫，燕趙之重濁尅體而絕疑，而不失于大中至正之道，可謂盡善盡美矣。^{〔1〕}

此處言明的《指玄論》列爲二十圖，可補充《解釋歌義》，說明《指玄

〔1〕《四聲等子》這裏說的二百零六韻，並未指明是《指玄論》的分韻，與之相比，《解釋歌義》說得要明確得多。

論》韻圖體例與《韻鏡》等多有不同，應該是《四聲等子》等現存涉及門法韻書的源頭。

此外，《指玄論》中已見十六攝的歸類。《解釋歌義》“七言四韻頌”中“平聲十六智家收”義曰：“智公所撰《指玄論》之圖簡，頓然開豁往日迷滯之情。而又智家將平聲五十九韻皆以重輕四等列之一十六韻，以包括平聲，攝之上去二聲，真真者尅實，並準此理也。”“收”即“攝”，智邦把平聲五十九韻按重輕四等列爲十六韻，與鄭樵《七音略》之“轉”又自不同。儘管我們不敢就此認定《指玄論》首先正式提出了“十六攝”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指玄論》已經把平聲五十九韻統爲十六韻，這種等韻觀念即後來韻書中統稱之“十六攝”。關於“十六攝”，學界一般認爲宋元時代的韻圖《四聲等子》和《切韻指南》正式提出“攝”的名稱，同時把韻書中各個韻部歸納爲十六攝，當然人們也承認在它們之前的韻圖雖然沒有攝的叫法，却有攝的觀念。^{〔1〕}李新魁在《韻鏡校證》“調韻指微”中有一段關於“十六攝”的說明，簡明扼要地敘述了“攝”的由來：^{〔2〕}

又張氏引鄭序曰：“作內外十六轉圖”，鄭書原無“十六”二字，此當為張氏所加。此十六轉即為後來《四聲等子》及《切韻指南》的“十六攝”。《韻鏡》與《七音略》在稱呼上雖無後來“攝”的名目，但在列圖的次序、條例上已有攝的觀念。這攝的觀念是接受梵文的十六韻而來的，……攝為統攝的意思，以十六韻頭統攝漢語之五十韻頭，故後來也稱十六韻頭為十六攝，又叫十六轉。這十六轉也就是祝泌所說的“內外八轉”，內與外各八轉，共成十六轉。這內外八轉也是承襲悉曇的“八轉”而來。

據此我們可推知《指玄論》中的等韻觀念與《韻鏡》、《七音略》等早期韻書相仿。

在聲母的歸類上，《指玄論》顯示了早期韻書的特點。按照五音三十六字母分類，順序是唇、舌、牙、齒、喉。三十六字母包括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知徹澄娘、見溪群疑、精清從心邪、審穿禪床照、曉匣影喻。《指玄論》按照五音分類，與早期韻書一致。

關於智邦《指玄論》的撰作年代，比較重要的線索還有“喉音切字第十門”中“自古難明今義出”，義曰：“自古者，即先師也。不曉曰難明也。《指玄》曰：今評論曰義，自唐以來未見其義所出，斯論其美矣哉。”另外在“爲侷諸師兩重輕”中義曰：“諸師者，即是古師，自指陸法言、孫愐、劉臻、魏

〔1〕 參看李新魁《漢語等韻學》，中華書局，1983年，第17～18頁。

〔2〕 參看李新魁《韻鏡校證》，中華書局，1982年，第121～122頁。

淵、裴頴、蕭該、李若、薛道衡，已上等八人，即是創集韻本之人。”其中劉臻、魏淵、蕭該、李若、薛道衡等爲《切韻序》所載討論商定《切韻》體例之人，孫愐則於唐天寶十年（751）修訂《切韻》爲《唐韻》，終唐一代遂以此書爲作詩押韻的標準，《廣韻序》後列有“裴務齊增加字”，裴頴即此增字修訂《切韻》者裴務齊。我們可以由此推斷《指玄論》的編撰上限是唐滅亡的907年。

綜合以上各種線索，我們可推測《指玄論》的編寫時代當是公元907年～1008年的五代至宋初期間，即10世紀間。

《解釋歌義》“頌”“贊”部分實際是解釋等韻門法和頌揚門法創始人智邦的歌訣，關於“頌”、“贊”部分的作者，□髓在疏解中明確指出是一位叫王忍公的僧人。“切韻名雖自古流”義曰：“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釋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號釋子，謂觀智公著撰不群，故於文末用申斯贊。夫說切韻者，自古及今，若要指準的定，極甚少矣。何故知耳？釋曰：蓋爲根器利鈍不同，智解有淺深，亦復有異，何得同共窺瞻韻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顯智公作精，餘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談。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王忍公無疑是與智邦同時代人，《解釋歌義》明確說他曾經向智邦請教過門法，《指玄論》中有一部分內容即是智邦與忍公問對的記錄。王忍公對智邦這位賢者推崇備至，有感於《指玄論》精深之義理，對其門法義理賦詩闡發，編定歌訣吟詠頌揚，並將六十四字攝入聲，代表入聲三十五韻，按照四等重輕攝爲八行，編定韻圖，補入智邦《指玄論》。

鄭樵《通志·藝文略二》著錄有三卷本《切韻指元論》，未署作者姓名，但考慮宋代爲避祖諱常常改“玄”爲“元”，我們可推想《切韻指元論》即《切韻指玄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有《切韻指玄論》三卷和《四聲等第圖》一卷，云：〔1〕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案《四聲等第圖》袁本另行列。此條後云：皇朝僧宗彥撰，切韻之訣也。《通考》與衢本同）。右皇朝王宗道撰。論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見溪群疑，喉音也；照穿床審禪、精清從心邪，舌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

〔1〕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考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鑣所編，淳祐己酉南充遊鈞知衢州所刊（見衢本《郡齋讀書志》序）。下面一段文字摘自衢本《郡齋讀書志》。

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也；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從衢本《郡齋讀書志》所敘述《切韻指玄論》內容看，此書“論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明顯是一部等韻門法著作。而從“《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下所加按語知，袁本《郡齋讀書志》著錄為“《切韻指玄論》”之“《四聲等第圖》一卷”，為王宗彥作，且王宗彥是一名僧人。王宗彥雖於史無征，王宗道却屢見於史籍。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王宗道曾與賈昌朝同朝為官，做過祠部員外郎崇文殿檢討。《宋會要輯稿》第四十七冊“儀制三”載：“（仁宗景祐）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詔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主客員外郎楊安國、屯田員外郎趙希言，並兼允天章閣侍講，立位在直館本官之上，仍令內殿起居與修起居注，依官位序立。”^{〔1〕}《宋史》也有關於王宗道的記載，卷一六二“職官二”：“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卷二八五“賈昌朝傳”：“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仁宗景祐元年為1034年，假定王宗道當時五十歲，他年輕的時候正是北宋太宗和真宗朝。由此我們推測《四聲等第圖》作者——僧人王宗彥也生活在北宋初年。

《解釋歌義》並未明確說王忍公著有《切韻指玄論》或《四聲等第圖》，但從《解釋歌義》現存部分看，王忍公的著作主要是用歌訣形式闡釋“切韻”義理。如“七言四韻頌”中有“切韻名雖自古流”一句，義曰：“切韻者，翻音之音，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云，因以為稱。曰切之為韻，優劣何分？若切者，謂從唇舌牙齒喉五音之上紐弄，歸在何音，指定不移，故名為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廣狹通偏韻上而來，不取此義，而今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為切。故此二名音韻，謂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舉，只用五音，不求八轉。”“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釋迦家弟子。天竺四姓，出家者皆號釋子，謂觀智公著撰不群，故於文末用申斯贊。夫說切韻者，自古及今，若要指準的定，極甚少矣。何故知耳？釋曰：蓋為根器利鈍不同，智解有淺深，亦復有異，何得同共窺瞻韻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顯智公作精，餘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談。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接着“琢磨多是錯推求”義曰：“非今智公創說，據理不應偏贊，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尋由我也。”《解釋歌義》的上述闡釋告訴我們以下事實：“切韻”即反切，王忍公

〔1〕（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

有感於闡發反切門法義理的韻書，自古及今，準確恰當的很少，唯有《指玄論》撰著不群，遂就《指玄論》加以推尋。由此可見，《解釋歌義》所著錄王忍公著作的內容和形式正可概括為“切韻之訣”，這恰與衢本《郡齋讀書志》所言“《四聲等第圖》袁本另行列。此條後云：皇朝僧宗彥撰，切韻之訣也”等文獻記載相合。而且這個王忍公和王宗彥同是僧人，同姓王，這不由得使我們大膽推測黑水城發現的這部《解釋歌義》所著錄的“頌”、“贊”就出自《四聲等第圖》，其作者王忍公就是王宗彥。

傳統上的韻圖都附有解釋反切門法和義理的歌訣，《切韻指掌圖》、《四聲等子》就是典型的例子，王宗彥《四聲等第圖》當不例外。趙蔭棠曾據《郡齋讀書志》記載推測《四聲等第圖》與《四聲等子》內容相同，曰：“據《讀書志》載有僧宗彥《四聲等第圖》者，或許與《四聲等子》是一類東西。”^{〔1〕}此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載《切韻指玄論》作者是王宗道，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認為此人當即與賈昌朝同時的王宗道。^{〔2〕}但綜合考慮反切原理闡述多由釋家的傳統以及王忍公曾從智邦討論過反切門法等因素，恐怕《切韻指玄論》也是僧人王宗彥撰作的。

《解釋歌義》從“脣音切字第七門”開始，且只存王忍公對《指玄論》的“頌”、“贊”和闡發反切義理的歌訣，由《郡齋讀書志》我們可稱其為“四聲等第圖”。前面殘掉的內容當是《切韻指玄論》，是對智邦《指玄論》的注釋、補充以及對等韻門法義理的闡述。如果王宗彥就是王忍公，王忍公當生活在北宋初年，且曾經向智邦請教過門法，應是智邦的晚輩。不論是《切韻指玄論》、《四聲等第圖》或王忍公的“頌”“贊”歌訣都編定於北宋初年。^{〔3〕}

如前所述，一般認為等韻門法肇端於宋人張麟之，^{〔4〕}集大成於元代劉鑑《切韻指南》和明釋真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四聲等子》有門法十一：音和、類隔、窠切、振救、正音憑切、互用門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母寄韻、雙聲、疊韻等；《切韻指掌圖》有門法九：憑韻、內外轉、往來、雙聲、疊韻、廣通、侷狹、類隔、音和等；《切韻指南》有門法十三：音

〔1〕 趙蔭棠《等韻源流》，第77頁。

〔2〕 見《〈盧宗邁切韻法〉述評》注釋23，《魯國堯自選集》第126頁。《萬姓統譜》中還載一王宗道，為宋嘉定進士。嘉定為宋甯宗年號，在1208～1224年間，而《郡齋讀書志》序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期間相差四十多年。《郡齋讀書志》著錄的《切韻指玄論》的作者王宗道當非嘉定進士王宗道，因為即使此王宗道進士及第時五十歲，《郡齋讀書志》刊刻時他也只有幾歲，幾歲的孩子在音韻學上有如此的造詣是不可想像的。

〔3〕 趙蔭棠《等韻源流》把《切韻指玄論》的編纂時間定在北宋、南宋之間。第124頁：“在南北宋之間，就有所謂《切韻指玄論》出現，書雖不存，想著也不會太簡單了。”

〔4〕 李新魁《漢語等韻學》第130頁：“門法之產生，可以說是由宋人張麟之啓其端，後代續有繼作，至明代真空和尚手中而臻於完備。”

和、類隔、窠切、輕重交互、振救、正音憑切、“精”“照”互用、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內外等；真空《直指玉鑰匙》門法有二十：音和、類隔、窠切、輕重交互、振救、正音憑切、“精”“照”互用、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通廣、偏狹、內外、“麻”韻不定、前三後一、“精”“照”寄正音和、就形、創立音和、開合、通廣偏狹等。其中劉鑒的十三門法可謂集門法之大成，真空的二十門法儘管名目很多，但只是在劉鑒基礎上把一些聲類單立出來。沈括《夢溪筆談》講到了門法，而且提到自沈約四聲，音韻愈密，可推想啓等韻門法之端者要早於宋人。而通過《解釋歌義》我們可知，10世紀《指玄論》已經出現了後代絕大多數等韻門法的內容，包括門法名目，而且論述非常明確系統。可以這樣說，《解釋歌義》爲我們揭開了等韻門法的本源。這部書重新面世，爲我們澄清了許多關於等韻門法的模糊概念，可爲進一步理解反切拼切原理提供參照。

《解釋歌義》所展現的等韻門法概言之有十二門，即音和、類隔、互用、窠切、能切、振救、寄韻、憑切、廣通、偏狹、內外、交互爲韻等。

（一）音和 《解釋歌義》中“音和”的概念與傳統等韻學上基本一致。在“七言四韻歌奧”的“答詞何異海濤傾”一頌的疏解中，□髓對“音和”做了具體的解釋：“音和者，切與韻並子等第居同，切與子上歸一母，韻與子下歸一韻，名音和切。”此外，書中“音和”和“類隔”的概念內涵較晚期門法要寬泛得多，凡反切上字與被切字等第、聲母一致的反切，都稱之爲“音和”；凡反切上字與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最後使得被切字與反切上字聲母不同的，都稱之爲“類隔”。所以像“窠切”、“能切”等門法也可統稱爲“音和”。

（二）類隔 《解釋歌義》的“類隔”含義與傳統等韻學一致。□髓在“答詞何異海濤傾”一句解釋到：“類隔者，切與韻等第不同，名隔；子與切母不同，名類。三類者，一者純類，二者等類，三者即不和之切也。三隔者，一者純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由此，“類”與“隔”細究起來還有區別，“類”具體指被切字與反切上字聲類不同，而“隔”則指被切字與反切下字等第不同。但在《解釋歌義》王忍公的“頌”“贊”中，“類隔”門法却只涉及舌音切字，顯然又與真空的《直指玉鑰匙門法》內涵一致。其道理很簡單，《解釋歌義》中與“類隔”相當的概念還有“互用”，“互用”也指被切字和反切下字與反切上字等第、聲類不同的反切。在“互用幽深以次明”一頌中“義”的疏解明確指出：“互用者，是古類隔也。”說明“互用”這一概念的產生要晚於“類隔”。與“類隔”指舌音切字不同，“互用”實指唇音切字和齒音切字的類隔。“類隔”門法的設立，表現的實際是古代端、知相混的痕跡，而之後又有幫滂並明與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與照穿床審禪的

分化，因此只好另立“互用”門法，表現脣音切字和齒音切字的類隔。

(三) 互用 《解釋歌義》“互用”與“類隔”兩概念大體相當，都是與“音和”相對的概念，指反切下字與反切上字等第不同，或被切字與反切上字聲類不同的反切。“互用幽深以次明”一頌中“義”明確說：“互用者，是古類隔也。”說明“互用”這一概念的產生要晚於“類隔”。後期的等韻門法很少單獨論及“互用”一門，《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和真空《直指玉鑰匙》只存“‘精’‘照’互用”門。《解釋歌義》“類隔”主要指舌音切字，“互用”指脣音切字和齒音切字。

(四) 窠切 傳統等韻學上的“窠切”是針對韻圖中精系四等與實際不合，拼切時應復歸它的本位三等，然後與反切上字知系字相切而提出的。《解釋歌義》中“窠切”的內涵與此一致。在“舌音切字第八門”中舌上音切字的頌曰：“齒頭兩一還同類，兩二須歸本位窠。”針對下一句，“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如醜小切禪是也。”是指知系爲反切上字，精系四等字爲反切下字，所切字爲知系三等字的反切。這種門法古人之所以獨立出來，其原因概爲：一般認爲精系字只有一、四等，而知母只有二、三等字，如用精母四等爲反切下字與知系字相切，按照類隔門法，所切字應爲端系字。但事實上，精系四等只是韻圖上的分類，實際音應爲三等，這樣如遇到精系四等字應作三等拼切。即如無名氏所解釋的，如果用韻圖上爲四等實爲三等的精系字作反切下字與知系反切上字相切，所切字爲知系三等。從聲母的角度看，上字爲知系，被切字仍爲知系，這符合“音和”門法。

(五) 能切 《解釋歌義》以外講門法的韻書很少涉及“能切”一門，根據《解釋歌義》，“能切”門法專指影喻四等作爲反切下字與知系相切時，由於韻圖上的影喻四等實爲三等，所切字爲知系三等。這種“能切”體例與《四聲等子》“辨窠切門”體例相當，據此我們想定後期等韻門法把“能切”併入了“窠切”門。《解釋歌義》在“舌音切字第八門”之“舌上音切字”中，頌“舌音爲切理幽微”之前有一段疏解闡明了立“能切”門法的緣由——“已此舌音解畢，未盡其理。前文言四等中第四字爲韻之時，成於類隔。今將四等中影喻母下第四字爲韻，即成於能切，故列後音。”

(六) 振救 傳統等韻學上的“振救”門法是指用精清從心邪五母字爲反切上字，用三、四等字爲反切下字，所切字爲精系四等字。《解釋歌義》“振救”門法出現於“齒音切字第十門”，頌曰：“四二相違無可呼，四三四四二名振。”即指反切上字爲精系字，三等或四等字爲反切下字，所切字爲精系四等字。原因是精系三等在韻圖上統列爲四等。按照《解釋歌義》的疏解，就聲母而言，精系字爲反切上字，三、四等字爲反切下字，而沒有讀照系反讀

精系可謂“音和”。

(七) 寄韻 《解釋歌義》“寄韻”門法是指反切上字爲照穿床審禪五母三等字，反切下字爲諸母一等字，所切字爲照系三等的反切。“齒音切字第十門”“正齒切字例”中第一句頌曰：“正音四一不和平。”義曰：“又如用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第二，爲寄韻，土詬切𪔐是也。”

(八) 憑切 《解釋歌義》“憑切”門法是指被切字的等第依憑反切上字而定的反切，即“音與切平曰憑切”，指反切上字與反切下字等第不一致時，被切字的等第依憑切上字的等第而定的反切。涉及舌上音中反切上字爲知系，反切下字爲二、三等字，所切字依切上字等第爲知系幾等；正齒音中反切上字爲照系，切下字爲四等韻，所切字爲照系三等；切上字爲照系，切下字爲精系四等，所切字爲照系三等。還涉及喉音中反切上字爲曉系三、四等，切下字爲三等，所切字爲曉系三、四等；反切上字爲喻母字（不包括曉匣影），切下字爲照系三等，所切字爲喻母三、四等。其中以喻母字爲切上字的“憑切”，晚期等韻著作稱之爲“喻下憑切”，“喻下憑切”的內容在《解釋歌義》中雖有論及，但未見具體概念，這也是早期等韻門法不同於晚期的地方之一。

(九) 廣通 “廣通”門法在晚期等韻著作中稱作“通廣”。從體例上看，《解釋歌義》中“廣通”與一般意義上的“通廣”門法是一致的。《解釋歌義》“牙音切字第九門”頌“韻下舒寬順四親”的疏解中有：“舒寬者，廣通也。”這無疑是就此一門法被冠以“廣通”的本義所做的解釋。對於“通廣”門法的設立，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解釋，李新魁《漢語等韻學》認爲“是爲《切韻》、《廣韻》等韻書中的‘重紐’字而設的”，並解釋說：“由於韻書中把有重紐字一類列於三等（脣牙喉音字），另一類列於三等（知、照組、來、日紐字）和四等（脣牙喉音字），所以這些可以‘相通’的字，屬於重紐的同一類字。”〔1〕通過《解釋歌義》我們可知，“通廣”門法只是就三等字通及四等字而言的，與《四聲等子》、《門法玉鑰匙》、《字學元元》的解釋有一致性。或許古人所謂的“廣通”只是就概念表面而言的，而李新魁則就設立這一門法的原因做了進一步探究。

(一〇) 侷狹 傳統等韻學上的“侷狹”門法是與“通廣”相對的概念，一般意義上的“侷狹”是指反切上字爲脣牙喉音字，如果反切下字是東鍾陽魚蒸尤鹽侵韻部的精組、影喻母的四等字，則被切字應歸三等。簡言之，四等字狹，逢四拘切爲三。《解釋歌義》未見關於“侷狹”這一概念的詳細解

〔1〕 李新魁《漢語等韻學》第141頁。

釋，但從各個聲類的相關體例看，與一般意義上的“偏狹”也是一致的。

(一一) 內外 傳統等韻學上“內外轉”門法的涵義，學者衆說不一。羅常培《釋內外轉》認為內外轉的區別在於主要母音不同：“內轉外轉當以主要母音之夤侈而分。”李新魁則有不同的見解，認為：“按照這種說法，外轉是指具有獨立的二等韻（即不是原屬三等韻而韻圖將它的莊組字列於二等的‘假’二等），內轉則沒有獨立的二等韻，即脣舌牙喉等聲母字都沒有二等字，只有某些齒音莊組聲母列於二等的地位，這些字都屬於三等韻的一類，只不過是韻圖按其聲母將它們列於二等而已。”^{〔1〕}李新魁的觀點源自《四聲等子》“辨內外轉例”，即：“內轉者，脣舌牙喉四音更無第二等字，唯齒音方具足。外轉者，五音四等都具足。今以深曾止宕果遇流通括內轉六十七韻，江山梗假效蟹咸臻括外轉一百三十九韻。”按照李新魁的說法，傳統等韻學上“內外”門法的設立，是為了區別照二（莊組）做反切下字時，脣舌牙喉的被切字所屬等第的。由於江山梗假效蟹咸臻韻部的脣舌牙喉母字有獨立的二等韻，被稱為外轉，當它們與各韻部二等韻俱全的照母字相拼切時，被切字當然為二等字；而由於深曾止宕果遇流通韻部的脣舌牙喉母字沒有獨立的二等韻，被稱為內轉，當它們與照母二等字相拼切時，被切字當為三等字。

統觀《解釋歌義》，凡涉及內外門法的反切，大概都是以照穿床審禪五母中二等字為反切下字，以脣舌牙喉組字為反切上字，如是外轉，被切字即為二等字；若是內轉，被切字為三等字。比如脣音，幫母字為反切上字，照母二等字為反切下字，如是外轉，即切幫母二等字，如布刪切班；若是內轉，即切幫母三等字，如彼側切逼。由此，我們可以說《解釋歌義》“內外”門法涵義與《四聲等子》是一致的，而李新魁的論點也是有充分根據的。

(一二) 交互為韻 這是《解釋歌義》中齒音切字的一種特殊門法。對於齒頭音，是指反切上字與反切下字都用精系字，被切字的聲母和等第應依反切上字而定的反切體例。而對於正齒音，是指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同用照系字，被切字的聲母和等第應依反切上字而定的體例。具體而言，反切上字為照系二等，不管反切下字是照系二等還是三等，被切字為照系二等；反切上字為照系三等，不管切下字是照系二等還是三等，被切字為照系三等。

綜上所述，《解釋歌義》所見等韻門法雖然共有十二個名目，實際上却包含了歷代等韻門法的絕大部分。晚期等韻門法名目相容在《解釋歌義》當中，只是個別名目後世或分立或合併。如晚期等韻門法把“喻下憑切”從“憑切”中單立出來；正齒音的“憑切”和“寄韻”晚期等韻著作單立為“寄韻憑切”；“窠切”和“能切”晚期並立為“窠切”一門等。可以說，《解釋歌義》

〔1〕 參看李新魁《漢語等韻學》第145頁。

所代表的早期等韻門法與晚期門法儘管名目上有些差別，但實際已具有所有門法的體例。由此我們可推知，元明清的等韻門法著作與這部早期等韻著作是一脉相承的。



圖七八 《解釋歌義》A.6-1

解釋詩義定翁

解釋詩義定翁

詩非立用稍難明 義曰第

有是詩非立明非有是非數

奉徵立用者是其切脚之名盾音

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吳楚二名類

聞三名立用稍難明者謂未

達政理謂之是稍難明也

為何諸師兩重輕 義曰為

者有深奧之理即是人多暗昧

難明何者是其短長其何款

有其益則諸師者即是古師

自指陸法言孫愐劉臻魏

淵裴頠蕭該太子名世隆造

衡已上可八即人是荆集款本

又人致得兩重輕而口成重令
口成輕故曰是兩重輕也
信彼理時宗有失 義信自彼
者此也宗者本也失者錯也若此
時人只用此兩重輕教源本有
於失錯也 符今教處事云傾
義曰符者凡也成也今者智公

達立指玄謂論之是今教者
指教也蒙者是蒙理也傾者是傾差
也儒中有事但依智當指教處
理必無傾差也

前三教上分封帛體 義曰前三
者是天重中重教封帛體者是
封帛傍近用母中字子在前三教

所收於平上去九聲并上去聲
共有三百七聲在於三百七聲之中
分三百七十四聲故名前三聲如用第
一中字為切用前三聲為聲即切本
母下字為音和要復用第廿一中
字為切用後二音為聲即切非
廿一中字為互用也

後二音中立聲形 義同後二音
者是輕中輕聲立聲形者是非
數聲徵母中字在於後二聲中所
收於平上去九聲并上去聲共有
三百七聲在於三百七聲內分三十三
輕聲故名後二音又如用非廿
一中字為切用後二音為聲即切

本母下字為音和而復用非寸
中字為切將前三教為教即
切第寸中字為互用也

凡切直須隨寸次 義自前明
哥用分輕重今將甚幽正甚幽
為教之時但隨寸次辨之必無
差矣如用第寸中字為切將

精清從心邪兩寸中第一字為
教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為音和
莫雀切故是也不用第寸中字
為切將精清從心邪兩寸中第
二字為教即切本母下第四字
如胡割切而若遇倚者即切第
三字如筆棟稟狹者方彥破

是也 又如用書訂中字為切用
審字禪床照兩字中第一字為
歌若此是外轉切第字如布刪班
內轉切第三字如彼則切遍是也
又如用書訂中字為切將審字禪
床照兩字中第二字歌為即切本
母下第三字如須闌免若遇廣

通則切第四字如須正切若此是也
唯於內轉三三各義用書訂字
為切正安因果字為歌如內轉
字不切第二故曰三各因何不切
有人士莊切床登五多只此對
舌音切切第字八門 舌飲
此舌音第八者惣標也以次於

前篇合明於古音凡古音有
二古頭古上先故明古頭 註曰
端透為切四隨 義曰端透為
足泥四母為切四者四寸二者第一
如用端透足泥字為切將四寸
中第一字為款即切本母下第一
一字為音和如德紅切東

故曰足端本位不拋離也
若逢四內雙三款 義曰者
四寸雙者第二三者第三如用
端透足泥中字為切將四寸
中第二第三為款即知寸中字
為類隔都江椿丁呂切則是也
便發都江丁呂基 義曰此發明

都江戶呂之類蘭也緣都字是舌
頭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
是舌音故曰類也又都字是
弟字江字是二弟字故名蘭
於四東四同第四 義我曰四者第四
為切也又四者弟四為教也又四者弟
四為音如用歸端透足泥中字

弟四字為切將四寸中弟四字為
教即切本母下弟四字為音
和丁魚切故是也達人視此理
云透此句終上文也
齒頭寸兩成其教 義我曰齒
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寸中
弟壹弟二也如用歸端透足

泥中字為切將精清後心邪
 兩寸中第第二字俱為教並切
 太母下字為音和和都冬宗
 徒切地故曰並切音和故莫疑
 以此句終上義也
 正齒兩中一教處 義曰正齒
 者審穿禪床照也兩者兩

寸也二者第一如用歸端透定泥
 中字為切將審穿禪床照兩寸
 中第一字為教若外轉切第二字
 如德山切檀如內轉切第三字如
 丁驪切知俱切知寸字為類隔
 也故曰由三外三表玄微此終上義
 更將照寸二為教 義曰照

音照穿床審禪二者第二也如
用端端透定泥中字為切將
審穿禪床照兩寸中第二寸字
為教之即切知寸字中為類隔
如得章切張也故曰類隔名中
但切之此義結上文句也

古上音切字 頌曰

知徹澄娘要切踞 義曰以知徹
澄娘四母下為切也
四三三定音和 義曰四音四寸三音
第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端知徹
澄娘寸中字為切將四寸中第二
如陸交廟第三字為即教本母
字為音和如陟魚猶是也

蓋將頭尾為其數 義曰頭者第一
尾者第四也如用婦知徹澄娘寸中
第字為切將寸中第二第四字為數
即切婦寸中字為類隔如頭者女
溝孺尾者澄丁庭故曰類隔
集本云唯孰也此終上義也
蓋頭兩邊同類 義曰蓋頭者

精清後心邪也兩者兩寸也二者第
一用婦知徹澄娘寸中字為切
將精清後心邪兩寸中第二字為
數即切婦寸字為類隔如娘尊
切廢音馳草切道是也
兩三須歸本位集 義曰兩者
兩寸也三者第三也如用婦知徹

澄娘寸中字為切將精清從邪
兩寸中第二字為教即切本母下
字為音和邪丑小切山韻是也
正割隻霍隻而作教 義曰正割
者審穿禪床照也隻者弟隻
者第二如用端知徹澄娘寸中
字為切將照穿床審禪兩

等中第二第三字俱為教即為
憑切如舌牙山禪三音陟輸
切猶是文故曰但憑切終不掩宴
此句終上文也 已此古多解畢未
盡其理前文言四寸中第四字為
教之時成於類隔今將四寸中氣
喻母下第四字為教即成於能

切故列後音 頌曰
古音為切理幽微 義曰古音
者古上多也幽者深也微者妙也
為古音更有幽玄深奧微
妙之切也 是字之因未曉知
義以定度此因依未悉皆曉
知時人也 唯有教逢歌喻四

義曰如用歸知徹澄娘寸中
字為切將景喻母下第四字為
教即切交母下字為能切不以
為類隔如行益竊田延朕故
曰音和但切勿生疑此句假作音和
之切謂古師晦昧不達所能切今智
出解釋分刻玄奧之理 頌曰

登祖下事 齒微 通重齒輕 父有之
影前逢第四母中 惣隨能切可堪依

牙音切字第九門

此章顯明牙音為切不明母
何也元只有妻和切也第九者次
於前章也 頌曰

切時善用見溪群 義曰見溪

群疑四母為切也

精二迎來二自臻 義曰精者精清

從心邪兩母也五者弟一也如用婦見

溪群疑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邪

兩母中第一字為切即切本母下弟

一字為妻和如古三切耳是也

照類兩中一作欬 義曰照者照寧牙

床審禪也兩者兩丁也二者第也
如用端見溪群疑中字為切將
審穿禪床照兩丁中第一字為
多外轉字切第二如居稍切交
如內內轉字為疑切第三如去卷
切因故曰內三外二自名分號文
蓋中十字俱明二 義我曰審中

十字有精清從心邪審穿禪床
照也二者第二兩解如用端見溪
群疑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邪
兩丁中第二字為疑即切本世下
第四字如傾雪缺名遇伺扶即
切第三字如居休拱又用見溪
群疑中字為切將精清從心

審字禪床照兩廿中第三字為
 款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駐主黠
 名遇廣通即切第四如居正切勁
 款下舒字寬順四親 義曰舒寬
 有廣通也順四親者切得第四字
 為音和也 如部引文促
 義曰促侷狹款也

第三切出即為真 義曰得第
 三字為音和是也

齒音切字第十門

此明齒音凡有二三齒頤正
 齒先明齒音者頤第十者以次於
 前篇也 頤曰
 頤將四內一為款 義曰頤音是

按頭五母為切也四者四寸一者第
 弟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
 為切將四寸中第一字為教即切本
 母第一字為多和如借官切鑽
 故定定向兩中上認也此言終上義也
 四相違並可呼 義曰四者四寸二者
 第二也相違者互用也如用歸精清從

心邪中字為切將四寸中第二字
 為教即切照等中字為互用
 如昨開魔是也 三四二名振
 義曰四者四寸也三者第三又四者亦
 是四寸也又四者第四也三者切得
 第二字為多和也如用歸精清
 從心邪中字為切將四寸中第

三字字如相居脊第四字為
 教息綃即選切奈母下第二字
 為多和也 正音兩選老切
 義曰正音者正甚多也兩者所寸也
 一有第一也老切音互用也如用精
 精清後心邪中字為切將審
 穿禪床照兩字中第二字為

欵即切照寸中為互用如子與甄
 兩三來三噴 義曰兩者兩寸
 也三者第二又二者切得第一為和音
 也又如用精清後心邪中字為切將
 照穿床審禪兩字中第二字為欵
 即切奈母下第二字為音和如疾
 之切慈是也 互用皆應欵次者

義曰此立用即重有於教昭寸第
一四寸第二字為教俱成互用也
已別得悞須歸信 義曰已者
止也已止於前章悞者性悞也
前章已得性悞人皆歸於有
信也 又頌曰

精清後類自為親 義曰此明

齒頤五母為切交互為教故曰
自為親也 在處應知別立身
義曰若曰古師混為四智留今
公為兩寸故曰別立身也
長子定后高位主 義曰長子者
是齒頤第一為切第一為教弟
為多如用婦精清後心邪兩

言中第字為教將精清從心邪
兩寸中第一字交五為教即切精
清從心邪兩寸中第二字如組尊存
是也 小見常作下行寅

義曰小見者第二切第二交五為教
第字為多如用精清從心邪兩寸
中第二為切將精清從心邪兩寸

中第二字為教即切交母下第二
字如子仙切前是也

尊卑品定還依次 義曰尊者
第一卑者第二品者行卑也用於齒
頭五母為切為教為多但依次尊
卑次第為准也

相與來聲不辯其 義曰相與

相似也當家為親交互為教
難辨的真之理也
雖即失未從隔遠義雖者假令
之時也失未遠者齒頭令正齒
相隔也失未作隔遠之親今為
的親之類也 始終元是一家
義曰始者初也終者久也一家者

俱是齒頭也今各俱兩寸也

正齒音切字例頌曰

正音四不和平 義曰正多有正齒
多也四者四等也音第一不和平者互
用也如用歸審穿牙禪床照四寸中
第二字為初將四寸中第一字為教即
切精等字為互用也又如用精

清審穿禪床照兩音中第二字
 今以將四寸中第二字為教即切本
 母下字第二為寄教士垢切鄭是也
 四三兩中自迎 義曰四音四寸也二者
 第三也二者第一為寄也如用歸審
 穿禪床照兩寸中第二字為教即
 切本母下第二字為音和知所發刪是
 四四三憑切道 義曰四音四寸也又
 四音第四也又四音四寸也二者第三
 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中字為切將
 四寸中第二字為教如去无愁市流
 切廉床四字為教如出尔志獨山幽摻
 小幽俱為憑切也
 齒頤兩字各音 義曰齒頤者

清後心邪也兩者兩寸也二者第一如
用端照穿牙中字為切將精清從
心邪兩寸中第一字為教即切精牙中
字為互用也如刺溝果是也
兩中二後為准恩切 義曰兩者兩
寸也二者二第也如用端照牙中字
為切將精牙中第二字為教即

為准恩切如充自切痊是也

互用幽深以次明 義曰互用者是
古類隔也此切幽深和音遠以逐教也
切教兩中得一 義曰此明正齒五母
為教為多也第一者第一為教第二為
多如用端正齒第一字為切將照
牙中第二字交互為教即切照

寸中第二字如王汪切床是也

切單款三方成 義曰弟二為切弟三

為款弟二為多也如劍針切水如用

弟照等中第一為字切將照等中

第二字交互為款即切照等中第一

字也 切雙款復還呼一

義曰弟二為切弟一為款弟一為毫

如用照寸中第二字為切將照等中

第一字交互為款即切照等中

第二字如充山切輝是也

切款俱雙見二名 義曰弟二為切

弟三為款弟二為多也如用照等中

二字為切將照等中第二字交互為

款即切照等中第二字如武脂戶昌

垂吹是也 已上監穿床等切
 義曰已者止也已止其前在早也照
 者正齒為切為發為多
 細分歌頌顯微精 義曰此承上
 句義結其釋此細括得顯明
 微妙之理也此結齒音多終也

喉音切字第十一門

喻則四中得一 義曰喻則音曉匣影
 喻四字母為切也四音四寸也二者第一
 也又二者第一為多如用曉匣影喻四
 母為切也四音四寸一者第一也又二者
 第二為音如用曉匣影則中字為
 切將四音中第二字為發即切在
 下第二字為多如如與改曠是也

四雙隨款必差失 義曰四者界
 也雙者第二隨款者切得第五
 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為切將四中
 第二字為款即切第二字為多如^義
 第三四遇四中三 義曰三四者第三第
 四為切四者四三三者第三如用曉匣
 影喻母中第三第四為切將四等
 中第三字為款即為憑切如廉
 余強與久自余教如余音余兩
 美良已此五對款曰憑切自然分體所負
 已此句結上文也 切款四時見四名
 義曰切與款多俱為第四也如用曉
 匣影喻則中第四字為切將四中
 第四字為款即切第四字為如多

如余傾切營且是也

齒頤兩寸得四 義曰齒頤者

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寸弟第二

也四二者弟四為多也如用曉匣

景喻中字為切將精牙中弟為

教切得弟字如夷在切俗如第二

為教切得弟四如以淺演俱為

音和也 又將喻內四三切

義曰用喻等弟三弟四字為切也

正齒為多弟理實 義曰正齒為教也

兩之中外轉雙 義曰兩者兩寸也

二者第一如用曉匣景喻中字為

切將審字禪床照兩寸中弟外

轉為教即切弟二字如于小切

軒若其內轉字之為歟即切弟
三字如王鉏于故曰若逢內轉
三多室也已些句結上義
照中三歟切邊憑義曰照者照
穿床審禪三者第二也如用吟
中字之為切將照字第三字之為歟
即切為憑切音与切平日憑切如

遂支為天悅吹簫是也
自古難明今義出義曰自古者
即先師也不曉曰難明也指玄曰
今評論義曰自唐已來未見
其義我所出斯論其成美矣
已明喉音中歸喻字為切也實
謂理通玄奧妙絕古今自來

諸師未見所出矣明此例後進
者知的當塵毛現之不察又因詳
義復頌七言

創點穿床牌邪 義曰曉圓景
創為切齒音十字為教也

古來學字者昧根牙 義曰古者言
三代先師也昧有悞昧之理也言

上古先師不達政理也

浮疎少長得超深奧 義曰浮疏
淺智也超音達也為浮疏淺智
又未達深奧之理也

審諦方能曉互差 義曰審者
詳也諦者弟也若審詳弟當方
能曉得互差之理也

憑切定知難作字 義曰不知當
切之理古師雖多難處也
見形由自足分掌 義曰見形
謂是切脚之名未曉謂之長掌不
善人聖之義理也
因茲剖析玄微後 義曰因者
親也茲者此也剖謂分析也言

奧也微者妙也智公我今因此用
剖分析玄奧微妙之後

虹玉隨珠絕纈瑕 義曰以虹蜺
之玉隨侯之珠絕纈纈之瑕 玉之
病也又云隨侯之珠者楚王有
一夜之无珠因何家得此珠答曰
楚臣隨侯出行見群牧放小

見打一蛇傷血流在沙中宛轉命
將欲終隨侯憐之救取向水中
洗以神藥封之得活道然入水
而去其蛇是東海龍王之子後
銜七寸明珠來報與隨侯為恩侯
夜庭中忽有見光明謂言曰有
賊將火入來侯乃按劍向門而

立久之不見人乃屏戶有之有一
蛇子銜珠在戶外侯曰是何蛇
子銜珠在外戶其時吐珠在地口
作人言答曰我是東海龍王之子變
作蛇身來向草中遊戲遇逢
放牛小兒不知打我損傷出血在
地中命將欲死蒙家先生救命傳

以神樂封之得活故來報恩以明
珠贈与先王侯得珠將進上楚
王：夜中安於殿上見光明号為
隨侯之珠也純類者喻如錦絲
精絲去除縕袍之糸也

七言四韻頌曰

切韻名雖自古流 義曰切韻者

韻音又音義以上切下韻合而韻
字因以為審同切之與韻優劣何
分若切音謂從唇舌牙齒喉
五音之上紐弄端在何音指定不
移故名為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
廣狹通偏欹上而來不取義此
而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

為切故此云名音發謂要切得同
音之字是以先舉只用五音不求
入轉又云切者親也謂與所切之字
同歸母又是五音故名為親也
發者順也又要與陰類相順方有
所切之字言類者音類等重較
可合之類然此發上亦乃屬於五

音之義今且不取而但隨於廣狹通
倚內外之氣以明其發蓋緣發是同
類之義我謂要切得發中同類之義
字是以只用廣寸不取五音乃名
為發又云切屬律同母表陰發
屬呂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
和合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

名雖有假今之評也自有從也古
者而是上代先師意公是出家之
人故云公表是釋家迦弟子天生
四姓出家者皆另釋子謂觀智
公若樂不群設於文未用申斯讚夫說切
於者自古及今若要指準的尺
極甚少矣何故知耳釋曰蓋為
根器利鈍不同知解有淺深亦
復有異何得同共究瞻矚目其
中稍微暗昧不同却息顯智公作猶
餘人即昧變有新理故如上談意公云但我多
幸得瞻矚琢磨多是錯推求
義曰非公知公初說據理不應偏讚
亦以切琢琢磨名多矣推尋由我也

因君指決參差後 義習習公指決
 列定參差不差身又義也
 的當塵毛義始同義司此可義如
 塵之微如毛之細方始的準中當而
 復周備矣 入歌八行王氏括
 義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思公
 將入聲六十四字以備全音此六十四字
 者但是入聲格調宛無有亦者三十五
 聲四聲重輒攝之為八行共是六十四聲
 不必人有字三其歌珍寶貴者假者
 不用如世間珍寶甚可仰重故以為
 釋庶者衆也興也喜也公與衆矣賢
 韻調無以窮極我今八歌謠吟詠
 豈能盡矣 王康夫智家收

義曰智公所撰有玄論之圖簡頗然
用豁往日迷滯之情而又智家將平
產五十九款皆以重輕四寸列之二十六
款以包括平五攝之上去二五以真
真者就實實並在此理也
目瞤目聰歌賢者義曰愚我
今眼目視瞻信耳中聽即奇語
賢者謂目讀念玄服也
學子進玄勞未肯休義曰智
賢公是賢達之人由其所集之文
後代英奇之君曰學子進趣無
其勞慮幸耳未肯休息者焉
七言四款奇奧
曰幽微理未精義曰玄四者四款

也幽者奧也深也微者妙也不猶
 不也其義深奧微妙不見謂之是
 未精 遺余陳義定宗爭
 義曰遺者皆隨多欲而已余
 身我也陳者是陳其義也定
 者以定度因衣也宗者本也爭
 者相爭也余曰宗未嘗隨多欲
 已而定度因衣故其本智定宗爭
 音和返故耳方立 義曰忍公問九魚
 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又曰音和
 自家無縮何者名發何者名縮何
 者名陰何者名陽何者名律何
 者名呂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類隔分三品始成 義曰忍公問于

呂長何切 又曰長類 隔切 又曰
 類 隔切 者 各有 寬 狹 二 義 我 何 者
 名 寬 何 者 名 狹 何 者 名 類 何 者 名
 隔 何 者 名 三 類 何 者 名 三 隔
 問 意 豈 殊 江 浪 覆 義 曰 必 公
 問 胡 未 兩 段 之 義 象 如 江 浪 之
 水 凡 未 三 詞 何 異 卅 壽 傾
 義 曰 智 公 豈 義 象 如 江 浪 之 水
 沈 來 登 得 傾 隔 卅 來 問 盈
 縮 五 音 和 寬 狹 類 隔 兩 段 之 義
 今 先 公 豈 縮 音 和 次 登 寬 狹 類
 隔 五 音 和 者 切 與 歎 并 子 弟 居
 同 切 與 子 上 弟 一 母 歎 與 子 下 弟 一 歎
 名 象 和 切 三 者 得 二 得 二 得 三

得四切與類順故曰是盈縮音
 和也又云類屬律同母表陰類屬
 呂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和合
 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
 類屬者切也類寸弟不同名隔子
 母切母不同名類三類者至有純類
 至有寸類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
 三隔者至有純隔者寸隔三者即
 是不和之切也又云上師二母名寬見
 下端二款名狹類切相違故曰是寬
 狹類隔也 韋非端知精照各有寬
 狹二義也 見溪群疑曉匣影喻
 未日自多盈縮之義也
 是名非和並朝門候 義曰不和

衣朝朝^士者被文王武王別了二足
曰因何別了二足答曰南楚地荆山
崑崙谷中出美玉曰不說諸玉獨
說此玉答曰昔六國之時楚國有一
人姓卞名和別玉向荆山崑崙
谷中得一玉卞將進楚文王王王不
外云六口

王身曰和言曰身我先君今又來
誰我復別石足下和見二王不
此玉遂抱卞泣於荆山之下 詩曰
抱玉皇前挂素綱 幽溪寒水玉來
生以落日探啼咽 疑是荆峯哭未休
說卞和眼中泣血感得荆山

受顏武王十三而崩子成王武王
將此玉朴建成王使人雕之思得
此玉史執事玄藏估其玉價執事
啟大王此玉若何與若要得知此玉價
大王出禁城外使遣金項蓋城不
得不知此玉

生玉即嫁與大王
趙二國傳器：吳王楚城珍則秦王
買趙王有美玉劉十五城博趙王
使蘭妃相送玉劉得十五城也詩
將蘭妃吳當門懷玉莫向蘇
楚多別玉人門非薛尚

二 校點本

解釋歌義^{〔1〕}

A.6-2~6 (圖七九~八三)

幫非互用稍難明 義曰：幫者，是幫滂並明。非者，是非敷奉微。互用者，是切脚之名。唇音下有三名切字，一名吳楚，二名類隔，三名互用。稍難明者，謂未達正理，^{〔2〕}謂之是稍難明也。

爲偏諸師兩重輕 義曰：爲者，有深奧之理，即是人多暗昧難明。偏者，是偏短，長其偏韻，有其隘側。諸師者，即是古師，自指陸法言、孫愐、劉臻、魏淵、裴頴、蕭該、李若、薛道衡。^{〔3〕}已上等八人，即是創集韻本之人。致得兩重輕，開口成重，合口成輕，故曰是兩重輕也。

信彼理時宗有失 義曰：信彼者，此也。宗者，本也。失者，錯也。若此時人只用此兩重輕韻，源本有於失錯也。

符今教處事無傾 義曰：符者，凡也，倣也。今者，智公建立《指玄論》，謂之是今。教者，指教也。處者，是處理也。傾者，是傾差也。儒中有事，但依智邦指教處理，必無傾差也。

前三韻上分幫體 義曰：前三者，是重中重韻。幫體者，是幫滂並明母中字，在前三韻。所收於平聲五十九韻，並上去入聲共有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之中分一百七十四韻，故名前三韻。如用幫等中字爲切，用前三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復用幫等中字爲切，^{〔4〕}用後一音爲韻，即切非等中字，爲互用也。

後一音中立奉形 義曰：後一音者，是輕中輕韻。立奉形者，是非敷奉微母中字在於後一韻中。所收於平聲五十九韻，並上去入聲共有二百七韻，在於二百七韻內分三十三輕韻，故名後一音也。如用非等中字爲切，用後一音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復用非等中字爲切，^{〔5〕}將前三韻爲韻，即

〔1〕原題後有“壹畚”二字，“畚”正作“本”，非書名，今刪。

〔2〕正，原作“政”，今據文意改。

〔3〕陸法言、孫愐、裴頴，爲“顏之推”、“盧思道”、“辛德源”之誤。據《切韻》序，隋開皇初（601）同詣法言門宿論及音韻者共八人，即劉臻、顏之推、盧思道、魏淵、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解釋歌義》所述與此不合。考《廣韻》卷首《唐韻序》，知孫愐于唐天寶十年（751）編定《唐韻》，裴頴即增字修訂《切韻》者裴務齊，皆非陸法言同時代人。

〔4〕復，原作“覆”。

〔5〕復，原作“覆”。

切幫等中字，爲互用也。

凡切直須隨等次 義曰：前明四等用分輕重，今將齒頭、正齒爲韻之時，但隨等次辨之，^{〔1〕}必無差矣。如用幫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爲音和，莫崔切枚是也。又用幫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弭箭切面。若遇偏者，即切第三字，如筆懷稟；^{〔2〕}狹者，方蟾砭是也。又如用幫等中字爲切，用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字爲韻，若是外轉切第二字，^{〔3〕}如布刪班；內轉切第三字，如彼側切逼是也。又如用幫等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弭闡免。若遇廣通，即切第四字，如弭正切詔是也。

唯於內轉二無名 義曰：幫等字爲切，正齒第一字爲韻，如內轉字不切第二，故曰二無名。因何不切？有個士莊切床。答：五音只此一對。

舌音切字第八門 舌頭

A.6-6~10 (圖八三~八七)

此舌音第八者，總標也，以次於前篇，合明於舌音。凡舌音有二，舌頭、舌上，故先明舌頭。頌曰：^{〔4〕}

端透爲切四一隨 義曰：端透定泥四母爲切。^{〔5〕}四者，四等。一者，第一。如用歸端透定泥字爲切，^{〔6〕}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爲音和，如德紅切東。故曰定歸本位不拋離也。

若逢四內雙三韻 義曰：四者，四等。雙者，第二。三者，第三。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二、第三爲韻，即切知等中字，爲類隔，都江椿、丁吕切貯是也。

便證都江丁吕基 義曰：此證明都江、丁吕之類隔也。緣都字是舌頭字，切得椿字是舌上，二字俱是舌音，故曰類也。又都字是第一字，江字是第二字，故名隔也。

於四取四同第四 義曰：四者，第四爲切也。又四者，第四爲韻也。又四者，第四爲音。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第四字爲切，將四等中第四字爲韻，即切

〔1〕辨，原作“辯”。

〔2〕懷，原作“悚”。按“稟”字《廣韻》寢韻筆錦切，“悚”字不在寢韻，今改。

〔3〕“二”字原脫，今補。

〔4〕頌，原作“訟”。

〔5〕“端透”下原衍“爲”字，今刪。

〔6〕“透”上“端”字原脫，今補。

本母下第四字，爲音和，丁兼切故是也。達人視此理無違，此句結上文也。

齒頭兩等成其韻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等中第一、^{〔1〕}第二也。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第二字俱爲韻，並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如都宗冬、徒四切地。故曰並切音和故莫疑，以此一句結上義也。

正齒兩中一韻處 義曰：正齒者，審穿禪床照也。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字爲韻，若外轉切第二字，如德山切譚，如內轉切第三字，如丁醺切知，俱切知等字，爲類隔也。故曰內三外二表玄微，此結上義也。

更將照等二爲韻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端透定泥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等字爲之韻，即切知等中字，爲類隔，如得章切張也。故曰類隔名中但切之，此義結上文句也。

舌上音切字

A.6-10~14 (圖八七~九一)

頌曰：知徹澄娘要切磋^{〔2〕} 義曰：以知徹澄娘四母下爲切也。

四中三二定音和 義曰：四者，四等。三者，第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二，如陟交嘲，第三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3〕}爲音和，如陟魚猪是也。

若將頭尾爲其韻 義曰：頭者，第一。尾者，第四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第四字爲韻，即切端等中字，爲類隔。如頭者，女溝孺；尾者，澄丁庭。故曰類隔由來無舛訛也，^{〔4〕}此結上義也。

齒頭兩一還同類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端等字，爲類隔，如娘尊切磨、池草切道是也。

兩二須歸本位窠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音和，如醜小切嶺是也。

正齒隻雙而作韻 義曰：正齒者，審穿禪床照也。隻者，第一。雙者，第二。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照穿床審禪兩等中第一、第二字俱爲

〔1〕一，原作“壹”。

〔2〕磋，原作“蹉”。

〔3〕“即”下“切”字原脫，今補。

〔4〕舛，原作“喘”。

韻，即爲憑切。如一者，陟山譚；二者，陟輸切猪是也。故曰但憑切體不嬌，此句結上文也。

已此舌音解畢，未盡其理。前文言四等中第四字爲韻之時，成於類隔，今將四等中影喻母下第四字爲韻，即成於能切，故列後音。頌曰：

舌音爲切理幽微 義曰：舌音者，舌上音也。幽者，深也。微者，妙也。謂舌音更有幽玄深奧微妙之切也。^{〔1〕}

定字之因悉曉知 義曰：以定度此因依，悉皆曉知時人也。

唯有韻逢影喻四 義曰：如用歸知徹澄娘等中字爲切，將影喻母下第四字爲韻，即切本母下字爲能切，不以爲類隔。如竹益藕，醜延脰。故曰音和但切勿生疑。此句假作音和之切，謂古師晦昧，不達所能切，今智邦解釋分割玄奧之理也。頌曰：

知澄祖下事幽微，^{〔2〕} **通重兼輕分有之。**影喻逢第四母中，總隨能切可堪依。

牙音切字第九門

A.6-14~16 (圖九一~九三)

此章顯明牙音爲切，不明四等，何也？緣只有音和切也。^{〔3〕}第九者，次於前章也。頌曰：

切時若用見溪群 義曰：見溪群疑四母爲切也。

精一迎來一自臻 義曰：精者，精清從心邪兩等也。一者，第一也。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爲音和，如古三切甘是也。

照類兩中一作韻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也。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也。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字爲韻，若外轉字切第二，如居梢切交；如內轉字爲韻切第三，如去愁切惆，故曰內三外二自名分，此結上文。

齒中十字俱明二 義曰：齒中十字者，精清從心邪審穿禪床照也。二者，第二。兩解。如用歸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四字，如傾雪缺。若遇侷狹，即切第三字，如居悚拱。又用見溪群疑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三字，如

〔1〕 謂，原作“爲”。

〔2〕 祖，疑當作“組”。

〔3〕 緣，原作“元”。

驅主齟。若遇廣通，即切第四，如居正切勁也。

韻下舒寬順四親 義曰：舒寬者，廣通也。順四親者，切得第四字爲音和也。

如所引文聲下促 義曰：是偏狹韻也。

第三切出即爲真 義曰：切得第三字爲音和是也。

齒音切字第十門

A.6-16~21 (圖九三~九八)

此明齒音。凡有二音，^{〔1〕}齒頭、正齒。先明齒頭。第十者，以次於前篇也。頌曰：

頭將四內一爲韻 義曰：頭者，是齒頭五母爲切也。四者，四等。一者，第一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爲音和，如借官切鑽。故曰**定向兩中一上認也**，此言結上義也。

四二相違無可呼 義曰：四者，四等。二者，第二也。相違者，互用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照等中字，爲互用，如昨閑戲是也。

四三四四二名振 義曰：四者，四等也。三者，第三。又四者，亦是四等也。又四者，第四也。二者，切得第二字爲音和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三字，如相居胥，第四字爲韻，息絹選，即切本母下第二字，爲音和也。

正音兩一還無切 義曰：正音者，正齒音也。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也。無切者，互用也。如用歸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照等中字，^{〔2〕}爲互用，如子監覽。

兩二二來言必順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第二。又二者，切得第二，爲音和也。又如用精清從心邪中字爲切，將照穿床審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二字，爲音和，如疾之切慈是也。

互用皆憑韻次看 義曰：此互用即看於韻，照等第一四等第二字爲韻，俱成互用也。

已得前悟須歸信 義曰：已者，止也，已止于前章。悟者，性悟也。前章已得性悟，人皆歸於有信也。又頌曰：

精清從類自爲親 義曰：此明齒頭五母爲切，交互爲韻，故曰自爲親也。

〔1〕“凡”下原衍“於”字，今刪。

〔2〕句末原脫“字”字，今補。

在處應知別立身 義曰：昔日古師混爲四等，智邦今分爲兩等，故曰別立身也。

長子定居高位主 義曰：長子者，是齒頭第一爲切，第一爲韻，第一爲音。如用歸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爲韻，^{〔1〕}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如徂尊存是也。

小兒常作下行實 義曰：小兒者，第二爲切，^{〔2〕}第二交互爲韻，第二爲音。如用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二字，如子仙切煎是也。

尊卑品定還依次 義曰：尊者，第一。卑者，第二。品者，行第也。用於齒頭五母爲切、爲韻、爲音，但依次尊卑次第爲準也。

相貌形聲不辨真^{〔3〕} 義曰：相貌，相似也。當家爲親，交互爲韻，難辨的真之理也。

雖即久來經隔遠 義曰：雖者，假令之辭也。久來遠者，齒頭令正齒相隔也。久來作隔遠之親，今爲的親之類也。

始終原是一家人^{〔4〕} 義曰：始者，初也。終者，久也。一家者，俱是齒頭也。今各俱兩等也。

正齒音切字例

A.6-21~25 (圖九八~一〇二)

頌曰：正音四一不和平 義曰：正音者，正齒音也。四者，四等也。一者，第一。不和平者，互用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精等字，爲互用也。又如用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二字，^{〔5〕}爲寄韻，士詬切𪔐是也。

四二兩中一自迎 義曰：四者，四等也。二者，第二也。一者，第一爲音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二字，爲音和，如所姦刪是也。

四四四三憑切道 義曰：四者，四等也。又四者，第四也。又四者，四等也。三者，第三也。如用歸審穿禪床照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三字爲韻，

〔1〕韻，疑當作“切”。

〔2〕“切”上原脫“爲”字。

〔3〕辨，原作“辯”，今改正。下“難辨的真之理”同。

〔4〕原，原作“元”。

〔5〕第二字，原作“字第二”，今改正。

如士尤愁、市流切讎，第四字爲韻，如崇玄切狗、^{〔1〕}山幽切慘、^{〔2〕}出幽穠，^{〔3〕}俱爲憑切也。

齒頭兩一又無聲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4〕}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歸照穿等中字爲切，將精清從心邪兩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精等中字，爲互用也，如側溝聚是也。

兩中二復爲憑切 義曰：兩者，兩等也。二者，第二也。如用歸照等中字爲切，將精等中第二字爲韻，即爲憑切，如充自切痊是也。

互用幽深以次明 義曰：互用者，是古類隔也。此切幽深智遠以逐韻明也。

切韻兩中一得一 義曰：此明正齒五母爲韻、爲音也。第一者，第一爲韻，第一爲音。如用歸正齒第一字爲切，將照等中字第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第一字，如士莊切床是也。

切單韻二一方成 義曰：第一爲切，第二爲韻，第一爲音也，如鋤針切岑。如用歸照等中第一字爲切，將照等中第二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第一字也。

切雙韻隻還呼一 義曰：第二爲切，第一爲韻，第一爲音也。如用照等中第二字爲切，將照等中第一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中第二字，如充山切獬是也。

切韻俱雙見二名 義曰：第二爲切，第二爲韻，第二爲音也。如用照等第二字爲切，將照等第二字交互爲韻，即切照等第二字，如式脂尸、昌垂吹是也。

已上照穿床等切 義曰：已者，止也，已止其前章也。照者，正齒爲切、爲韻、爲音也。

細分歌頌顯微精 義曰：此來上句證結，其釋此頌細括，^{〔5〕}得顯明微妙之理也。此結齒音終也。

喉音切字第十一門

A.6-25~31 (圖一〇二~一〇八)

喻切四中一得一 義曰：喻者，曉匣影喻四字母爲切也。^{〔6〕}四者，四

〔1〕 狗，《廣韻》：“獸似豹而少文。崇玄切。”周祖謨《廣韻校本》以爲“狗”字形訛。

〔2〕 慘，原作“慘”，據《廣韻》幽韻山幽切改。

〔3〕 “穠”字《廣韻》子幽切，與出幽切聲類不合。

〔4〕 “清”上“精”字原脫，今補。

〔5〕 頌，原作“訟”。

〔6〕 此下原衍“四者四等也一者第一也又一者第一爲音如用曉匣影喻四母爲切也”二十八字，當係復抄，今刪。

等，一者，第一也。又一者，第一爲音。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一字爲韻，即切本母下第一字，爲音和。如與改腴是也。

四雙隨韻必無失 義曰：四者，四等也。雙者，第二。隨韻者，切得第二也。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四等中第二字爲韻，即切第二字，爲音和也，五咸暑。

第三四遇四中三 義曰：三四者，第三、第四爲切。四者，四等，三者，第三。如用曉匣影喻母中第三、第四爲切，將四等中第三字爲韻，即爲憑切。如余廉鹽、與久酉、余救幼、余六育、余兩養，以此五對，^{〔1〕}故曰憑切自然分體質，以此句結上文也。

切韻四時見四名 義曰：切與韻、音俱爲第四也。如用曉匣影喻中第四字爲切，將四等中第四字爲韻，即切第四，爲音和，如余傾切營是也。

齒頭兩等得四一 義曰：齒頭者，精清從心邪也。兩者，兩等，第一、第二也。四一者，第四爲音也。如用歸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精等中第一爲韻，^{〔2〕}切得第一字，如夷在切怡；如第二爲韻，切得第四，如以淺演，俱爲音和也。

又將喻內四三切 義曰：用喻等第三、第四字爲切也。

正齒爲音取理實 義曰：正齒爲韻也。

兩一之中外轉雙 義曰：兩者，兩等也。一者，第一。如用曉匣影喻中字爲切，將審穿禪床照兩等中第一外轉爲韻，即切第二字，如于山切訐；若是內轉字爲韻，即切第三字，如王鉏于。故曰若逢內轉三無窒也。以此一句結上義也。^{〔3〕}

照中二韻切還憑 義曰：照者，照穿床審禪。二者，第二也。如用喻等中字爲切，將照等第二字爲韻，即切爲憑切。音與切平曰憑切。如蓮支爲，又悅吹蔭是也。

自古難明今義出 義曰：自古者，即先師也。不曉曰難明也。《指玄》曰：今評論曰義，自唐已來，未見其義所出。斯論其哉美矣。^{〔4〕}

已上明喉音中歸喻字爲切也。實謂理通玄奧，妙絕古今。自來諸師未見所出，今明此例，冀後進者知，的當塵毛，現之不謬也。因評上義，復頌七言。

喻影穿床與照邪 義曰：曉匣影喻爲切，齒音十字爲韻也。

〔1〕以，原作“已”。下“以此句結上文”同。

〔2〕“第一”下疑脫“字”字。

〔3〕以，原作“已”。

〔4〕哉美矣，疑當作“美矣哉”。

古來學者昧根牙^{〔1〕} 義曰：古者，言上代先師也。昧者，蒙昧之理也。言上古先師不達正理也。^{〔2〕}

浮疎豈得超深奧 義曰：浮疎，^{〔3〕}淺智也。超者，達也。謂浮疎淺智之人未達深奧之理也。^{〔4〕}

審諦方能曉互差 義曰：審者，詳也。諦者，第也。若審詳第篇，方能曉得互差之理也。

憑切定知難作準 義曰：不知當切之理，古師難爲準定也。

見形由自足分挈 義曰：見形，謂是切脚之名。未曉謂之是挈，不善聖人之義理也。

因茲剖析玄微後 義曰：因者，親也。茲者，此也。剖，謂分析也。玄者，奧也。微者，妙也。智公我今因此開剖分析玄奧微妙之後。

虹玉隋珠絕纒瑕^{〔5〕} 義曰：似虹蜺之玉，隋侯之珠，絕纒類之瑕。瑕，玉之病也。又云，隋侯之珠者，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群牧放小兒打一蛇，蛇傷血流，^{〔6〕}在沙中宛轉，命將欲終。隋侯憐之，救取向水中洗，以神藥封之，得活，遁然入水而去。其蛇是東海龍王之子，後銜七寸明珠，來報與隋侯爲恩。侯夜庭中忽見有光明，謂言曰：有賊，將火入來！侯乃按劍向門而立，久之，不見人，乃開戶看之，有一蛇子，銜珠在戶外。侯問曰：是何蛇子，銜珠在戶外？其時吐珠在地，口作人言，答曰：我是海龍王之子，變作蛇身，來向草中遊戲。遇逢放牛小兒無知，打我損傷出血，在地中，命將欲死。蒙先生救命，傳以神藥，^{〔7〕}封之得活，故來報恩，以明珠贈與先生。侯得珠，將進上楚王。王夜中安於殿上，見光明，號爲隋侯之珠也。纒類者，喻如錦綵精絲去除緼袍之絮也。

七言四韻頌曰

A.6-32~36 (圖一〇九~一一三)

切韻名雖自古流 義曰：切韻者，翻音之音，蓋以上切下韻，合而翻云，因以爲稱。曰：切之與韻，優劣何分？若切者，謂從唇舌牙齒喉五音之上紐

〔1〕牙，當作“芽”。

〔2〕正，原作“政”。

〔3〕疎，原作“疏”，據頌文改。下“浮疎淺智”同。

〔4〕謂，原作“爲”。

〔5〕隋，原作“隨”。下“隋侯”同。

〔6〕“傷”上原脫“蛇”字，今補。

〔7〕傳，疑當作“敷”。

弄，歸在何音，指定不移，故名爲切。雖此能切之切，亦從廣狹通偏韻上而來，不取此義，而今但取五音屬在何音，用將爲切。故此二名音韻，謂要切得同音之字，是以先舉只用五音，不求八疇。又云，切者，親也。謂與所切之字同歸一母，又是一音，故名爲親也。韻者，順也。要與陰類相順，方有所切之字。言類者，聲類、等、重輕、開合之類。然此韻上亦乃屬於五音之義，今且不取，而但隨於廣狹、通偏、內外之處，以明其韻，蓋緣韻是同類之義，謂要切得韻中同類之義字，是以只用廣等，不取五音，乃名爲韻。又云：切屬律，同母表陰；韻屬呂，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和合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名雖者，假令之辭也。自者，從也。古者，即是上代先師。忍公是出家之人，故云公，表是釋迦家弟子。^{〔1〕}天竺四姓，出家者皆號釋子，謂觀智公著撰不群，故於文末用申斯讚。夫說切韻者，自古及今，若要指準的定，極甚少矣。何故知耳？釋曰：蓋爲根器利鈍不同，智解有淺深，亦復有異，何得同共窺瞻韻目，其中精微暗昧不同，却意顯智公作精，餘人即昧。既有斯理，故如上談。忍公云：但我多幸得瞻。

琢磨多是錯推求 義曰：非今智公創說，據理不應偏讚，奈以切琢研磨多妄推尋由我也。

因君指決參差後 義曰：智公指決刊定參差不齊之義也。

的當塵毛義始周 義曰：此等義如塵之微，如毛之細，方始的準中當，而復周備矣。

入韻八行王氏括 義曰：王氏者，其人姓王名氏，字忍公，將入聲六十四字以攝入聲。此言六十四字者，但是入聲括頭，尅實有形者三十五韻，四等重輕攝之爲八行，共是六十四聲。不必一一有字。言其韻珍寶者，假者不用，如世間珍寶，甚可仰重，故此爲釋。庶者，衆也，冀也。意云：冀衆英賢讚誦，無以窮極，我今一人，歌謠吟詠，豈能盡矣？^{〔2〕}

平聲十六智家收 義曰：智公所撰《指玄論》之圖簡，頓然開豁往日迷滯之情。而又智家將平聲五十九韻皆以重輕四等列之一十六韻，以包括平聲，攝之上去二聲，真真者尅實，並準此理也。

目瞻耳聽歌賢者 義曰：忍公我今眼目觀瞻，耳中聽聞，歌謠賢者誦習，讚念無暇也。

學進無勞未肯休 義曰：智公是賢達之人，由是所集之文，後代英奇之者，習學進趣，無其勞慮，率耳未肯休息者焉。

〔1〕“迦家”二字原誤倒。

〔2〕自“言其韻珍寶者”以下五十三字疑從他處舛入。

七言四韻歌奧

A.6-36~41 (圖一一三~一一八)

四句幽微理未精 義曰：四句者，四韻也。幽者，奧也，深也。微者，妙也。未，猶不也，其韻深奧微妙，不見謂之是未精。

遣余陳義定宗爭 義曰：遣者，皆隨音韻而已。余者，我也。陳者，是陳其義也。定者，以定度因依也。^{〔1〕} 宗者，本也。爭者，相爭也。忍公前來皆隨音韻而已，定度因依根共本，智公定宗爭。

音和返教門方立 義曰：忍公問：九魚是何切？答曰：是音和切。又問曰：音和自無盈縮。何者名盈？何者名縮？何者名陰？何者名陽？何者名律？何者名呂？何者名父？何者名母？

類隔分三品始成 義曰：忍公問：丁呂是何切？答曰：是類隔切。又問曰：類隔切者，各有寬狹二義。何者名寬？何者名狹？何者名類？何者名隔？何者名三類？何者名三隔？

問意豈殊江浪覆 義曰：忍公問前來兩段之義，象如江浪之水泛來。

答詞何異海濤傾 義曰：智公答義，象如江浪之水汎來，答得傾陷也。前來問盈縮音和、寬狹類隔兩段之義，今先答盈縮音和，次答寬狹類隔。音和者，切與韻並子等第居同，切與子上歸一母，韻與子下歸一韻，名音和切。音和切者，一得一，二得二，三得三，四得四，切與韻順，故曰是盈縮音和也。又云：切屬律，同母表陰；韻屬呂，同父表陽。即是父母陰陽和合之時方有子，有所切之字也。類隔者，切與韻等第不同，名隔；子與切母不同，名類。三類者，一者純類，二者等類，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三隔者，一者純隔，二者等隔，三者即是不和之切也。又：上歸二母名寬，下歸一韻名狹，韻切相違，故曰是寬狹類隔也。幫非、端知、精照，各有寬狹二義也。見溪群疑、曉匣影喻、來日，自無盈縮之義也。

若非和泣朝門候 義曰：卞和，依朝門爲士者，^{〔2〕} 被文王、武王刖了二足。問曰：因何刖了二足？答曰：南楚地荆山崑崗谷中出美玉。問曰：不說諸玉，獨說此玉？答曰：昔六國之時，楚國有一人，姓卞，名和，別玉。向荆山崑崗谷中得一玉朴，將進楚文王玉。王不別，云卞和欺誑，楚王則刖卞和左足……玉朴，武王責曰：和！昔日欺我先君，今又來誑我。復刖右足。卞和見二王不識此玉，遂抱朴泣於荆山之下。詩曰：抱玉崑前桂葉稠，碧溪

〔1〕 依，原作“衣”。下“因依”同。

〔2〕 依，原作“衣”。

寒水至今流。空山落日猿啼叫，疑是荆人哭未休。說云，卞和眼中泣血，感得荆山爲之頽。武王九十三而崩，子成王立，□□將此玉朴進成王，王使人雕之，果然得此美玉。史摯玄藏估其玉價，摯云：啓大王，此玉無價。若要得知此玉價，大王出楚城外，使人運金傾滿一城，不博得卞和此玉……美玉，即嫁與楚王……與趙二國傳□號曰連城珍，西國秦王聞趙王有美玉，割十五城博趙王。王使藺相如送玉，割得十五城也。詩曰：蒔蘭莫當門，懷玉莫向楚。楚無別玉人，門非蒔蘭……（下殘）

參考文獻

- (唐) 封演《封氏聞見記》，叢書集成初編本。
- (唐) 李延壽《隋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 (遼) 行均《龍龕手鏡》，中華書局 1985 年影印本。
- (宋)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 年影印宋袁州刊本。
- (宋)《鉅宋廣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
- (宋) 鄭樵《通志》，中華書局 1984 年影印本。
- (宋) 司馬光《切韻指掌圖》，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7 冊。
- (宋) 毛晃、毛居正《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7 冊。
- (宋) 沈括《夢溪筆談》，文物出版社 1975 年影印元大德九年（1305）刊本。
- (金)《宋本廣韻》，北京市中國書店 1982 年影印張氏澤存堂本。
- (金) 王文郁《新刊韻略》，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 (元) 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8 冊。
- (元)《四聲全形等子》，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8 冊。
- (清)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商務印書館 1937 年排印本。
-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

伯希和《科茲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Paul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és par la mission Kozlov), *Journal Asiatique*, Mai-Juin 191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9 年。

戈爾巴喬娃和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有白濱漢譯本，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編《民族史譯文集》第 3 集，1978 年。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年。

骨勒茂才《番漢合時掌中珠》，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科茲洛夫《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 – хото), Москва-Петербург, : поч. чл. РГО. 1923. 陳炳應節譯, 載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科茲洛夫著, 陳貴星譯《死城之旅》,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克平、科羅科洛夫、克恰諾夫和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文海》(К. Б. Кепинг,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Е. И. Кычанов и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 – Катанский, *Море писе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9。

克恰諾夫《西夏文佛教文獻目錄》(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李新魁《韻鏡校證》,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年。

李新魁《漢語等韻學》,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年。

魯國堯《〈盧宗邁切韻法〉述評》, 載《魯國堯自選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4 年。

孟列夫《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4。有王克孝漢譯本, 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聶鴻音《西夏黑水城出土韻書殘頁考》, 載宋德金等編《遼金西夏史研究》,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聶鴻音《黑水城抄本〈解釋歌義〉和早期等韻門法》, 《寧夏大學學報》1997 年第 4 期。

聶鴻音《俄藏宋刻〈廣韻〉殘本述略》, 《中國語文》, 1998 年第 2 期。

聶鴻音《關於黑水城的兩件西夏文書》, 《中華文史論叢》第 63 輯, 2000 年。

聶鴻音《智公、忍公和等韻門法的創立》, 《中國語文》2005 年第 2 期。

(寧)忌浮《〈五音集韻〉與等韻學》, 《音韻學研究》第三輯, 北京: 中華書局, 1994 年。

寧忌浮《古今韻會舉要及相關韻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97 年。

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 《中國民族史研究》2, 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89 年。

孫伯君《西夏抄本〈解釋歌義〉研究》, 載李晉有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古籍論》三, 成都: 巴蜀書社, 1999 年。

孫伯君《黑水城出土等韻抄本〈解釋歌義〉研究》, 蘭州: 甘肅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王力《漢語音韻》,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年。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

余迺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中國語文》1999 年第 5 期。

趙誠《中國古代韻書》，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趙蔭棠《等韻源流》，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

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 年。

Studies of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at Khara-khoto

By
Nie Hongyin and Sun Bojun

Abstrac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work, to provide some new materials for the Chinese philologists, will make a general description and detailed collation of four ancient fragmentary books on Chinese phonology.

The materials published here were excavated at Khara-Khoto ruins by a Russian expedition in the year 1909, now preserved at the Sain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ccording to our own study and the brilliant introduction by Lev N. Men'shikov, we have got the following cognitions about the said materials:

1) The rhyme book *Guangyun* (Extended Rhymes), fragmentary xylograph of the Northern Song tim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Guangyun* edition preserved in the world. It will not only help us to collate some errors in later editions, but also show us the history of its circu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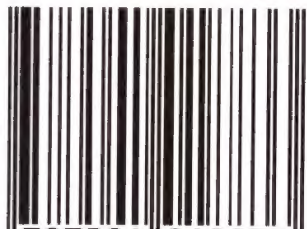
2) The rhyme book *Pingshui Yun* (Brief Rhymes of the Ministry of Rites), fragmentary xylograph of the Southern Song time, is a stylistic model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al stage from the original official rhyme book to later simplified ones.

3) Some kind of rhyme table, only one sheet preserved,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honology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y.

4) A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 *Jieshige Yi* (Meaning of the Songs of Commentaries), nearly complete manuscript of the Jin time, is a set of commentaries to the *fanqie* spelling rules in ancient Chinese rhyme table. It tell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inventor of Chinese rhyme table was a monk named Zhibang whom we have never known before.

These four materials are studied successively after our introduction. The first three materials a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chapters of brief description, plates and collation notes, but the last one by a whole collated edition with punctuation marks and collation no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iling regu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ISBN 7-5010-1883-9



9 787501 018833 >

ISBN 7-5010-1883-9

K · 989 定價：60.00 圓